

後漢書補注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

子陵

陵弟元

河南開封人

世系曰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滎陽開封生霸霸生江都守仲仲生房房生約和季季生讓郎奇奇生穉穉生穉穉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

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

何焯曰開封下疑當重一豎字

明年三月晦

案紀七年二月癸亥晦也

朝廷若用功臣

袁宏紀曰建武七年二月日蝕是時宰相多以功舉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煩苛刻因是變也

人位謬

胡

省曰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

急咎之罰

尚書大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

帝意乃解

袁宏紀曰上乃解曰

言不當如是耶

依經守義文章

謝承書作詞

温雅

續漢書曰興爲大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文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

正衆莫能屈也

尤明左氏周官

左氏見上經典序錄曰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轅氏杜子春受業于歆還家以教門徒

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棟案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作春秋難記條例經籍志曰鄭衆春秋左氏傳條例九

卷舊防王幼學曰舊制也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解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坊音房本又作防以明經給事中

再遷東觀記曰廬江獻鼎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陵濠見何嘗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為鄒中棟案此事在永平五年南庭動搖烏桓

有離心胡三省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稜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不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忮于匈奴也聖者無

裘傳曰其皮革被旃裘胡三省曰旃與鞞同范升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平說

不聞注補朝以遠者不服云云胡三省曰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便于莽之法令也

王充曰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平說者謂平其然否而下說猶平奏平暑之類也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

劉知幾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況以舊章常例通之子史第可以見成敗耳丘明之意非丘明所

蓋也以其不受經也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繆椒

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案此則傳左氏者非遂無人但漢人傳述各守師說謂之家學左氏自漢元以來不立學官傳者絕少故升謂無其

也許淑淑字惠卿魏郡人官至大中大夫杜預春秋釋例序曰中大夫律歷志曰

許淑脫

騶夾

阮孝緒七錄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莫壽曰騶氏鏡銘作騶司馬遷曰齊有三騶子班固傳並作鄒則知二字並通用

而多反

異

王伯原曰晁氏云先儒謂數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故云反異也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

何晏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又曰正其本萬物理

劉向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

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程迥曰易經通卦驗之文

坐繫得出

見揚

父欽

許慎五經異義引奉德侯陳欽說春秋

丘明

至賢親受孔子

沈重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籍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親誓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公

羊穀梁傳聞于後世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爾

失其本事左氏傳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東觀記載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術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與新論殊乖後

人疑 虛言傳受之詞

何休注公羊春秋言孔子知秦將嬖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敬等乃始記于竹帛故云虛言

傳受 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前書劉向傳曰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

辟司空李通府

案經典序錄元爲司空南陽祭酒華嶠書曰元辟司空掾宋宏受罪上書訟之旨甚切直案宏建武六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

七年李通爲司空

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袁宏紀作賓臣者王

陪僕

猶陪臺也左傳申無

父微

經典序錄曰微字元伯類陰令

謝曼卿

儒林傳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注國語二

十一篇

韋昭國語解序曰鄭大司農爲國語訓解疑釋滯昭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瞭矣

使作

神雀頌

王充論衡曰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北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數楊終侯風五頌金玉孝明覽焉

逵于是具

條奏之

何休公羊序曰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及傳違反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

湖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閤笑者不可勝紀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休所指蓋顏殿之徒說公羊者也經典序錄曰逵受詔列公羊數梁不如

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徐彥公羊疏曰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衆雖扶左氏而毀公

羊但不實識合逵作長義

上言左氏與圖識合者

閻若璩曰隋志識緯篇云秦御于帝幾廢公羊也

連能附會文致最差尙顯者不合委附志不詳考此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指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爲違節非識不知達第摘其互異處初無所

非也棟案方術傳論曰光武信識言鄭與賈逵以附同稱顯與傳無附會識之事而逵傳有之閻說不誣也

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

侯劉歆七略曰尙書東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傳之

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

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爲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

爲此語以漢山堯後獨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于世又案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漢感赤龍堯之苗胄許叔重亦言堯親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皆襲圖識之說而爲之附會耳蔡邕典引注曰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

注華渚

朱均曰華渚渚名

古

文同異

許冲上說文曰先帝詔侍中騎都尉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加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孔穎達曰古文尙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

書宅岫夷爲宅岫嶽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剛則剝剝云曠官剝剝頭庶剝是也

并作周官解故

馬融周官序曰成帝命劉歆考理

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也鄭康成序曰鄭少穎師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賈公彥曰劉歆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願說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遠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遠解行于世衆解

弟子及門生

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見集古錄

祝少賓

何焯曰祝與祝

同指少賓以誓也

後累遷

東觀記曰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尙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遠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遂爲諸

儒宗

漢晉諸儒稱康成曰鄭君稱達曰賈侍中是爲儒宗也

知孝讓

東觀記曰有所敬必先讓父母

顧奉

張勃吳錄曰奉字季鴻儒林傳

曰奉受嚴氏春秋于豫章程曾

皆見擢用

案華陽國志霸致達名士奉松而外又有畢海胡母官萬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

道路但聞

誦聲

益部耆舊傳曰霸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郡界不寧

益部耆舊傳曰

霸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涌起士卒驚白霸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必不為害須臾風靜波止

四遷為侍中

華陽國志曰霸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

遷侍中也

會疾卒

華陽國志曰霸遷侍中遂授五更尊禮于文學棟案漢官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是以闕三老袁良碑云羣司

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為三老知結髮為首妻也然常璩載霸妻馬氏敬司撫霸前妻子女恩愛若一則後妻亦得為五更矣

諸子承命葬于

河南梁縣

華陽國志曰霸妻馬氏名敬司霸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三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教遂葬

蜀謚曰憲文

華陽國志作文父贊曰尙歟文父勸發幼童德滬會稽道崇辟雍

楷字公超

孝德傳曰超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

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酒焉

五府連辟

臯嗣立曰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

告河

南尹

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之覺悟知已意也獨斷曰詔書者詔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謂詔書

羣俗

一作羣儒

賢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

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

謝承袁宏皆以梁胤為冀弟冀子別名胡狗案不疑與胤先後為河

南尹故眾漢書彼此互異但東漢二名絕少或胤即不疑字也蔡邕集云胤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是胤字不疑為一人無疑焉

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元孫典 元孫彬

丁鴻

九江朱普

東觀記曰榮事九江朱文即普字見經典序錄

止宿太子宮

抱朴子曰明帝在東宮從榮受孝經 講誦

不息

東觀記曰與元卿俱措拾投閒輒誦詩

執業

胡三省曰執業猶執經也

兄子汎

袁宏紀曰上書讓孤兄子又東觀記孤兄子一

人學方起當是雅之子

躬天然之姿

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

召訓

本傳作馴徐廣曰馴古訓字

奉車

都尉

東觀記曰永元二年西謁國陵節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入省事

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鄭康成曰若今尚

書入省事賈公彥曰漢法察事讀之故舉以况之也

向苗

孫愐曰向姓出河內本自殷宋文公支子向文旰旰孫成以王父字爲氏

父麟

麟一作

士傳古字通

早有才惠

文士傳曰麟伯父焉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坐焉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揚鳥九齡昔有

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曰逸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揚鳥命世稱賢嗟子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陵陽侯

陵陽縣名屬丹陽郡 鮑駿

袁宏紀

注魯陽鄉在尋陽郡也

郡當作縣屬廬江郡兩漢無尋陽郡或作南陽謂魯陽縣之鄉也但案下注引東觀記云

以廬江爲六安國徙封馬亭侯則爲尋陽縣之鄉審矣

樓望

江徵陳留志曰望字次子確人也少受春秋于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故有傳

擢徙校

書

刊誤曰衍校書二字棟案如劉說則掇徒二字無所附麗或作尚書

注以廬江爲六安國

案孝明八王傳彭城王恭以元和二

年徙封六安王以廬江都爲國也

守實不虧

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滿則缺也

朔日辛卯

蔣杲曰案日當改作月坊本沿

訛已久不可不正

利器不以假人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觀記曰夫帝王不以重器假人

初除謁辭

初除

者先謁辭于大將軍然後之官也胡氏以爲初除則謁之官則辭殊爲費解

受臺敕

胡三省曰初除者諸尚書受敕

久者至數十曰

棟案漢制長史初除詔書治嚴冀州諸郡不過五日唯尚書那一月所以優之也

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云云

王應麟曰春秋

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堅其政丁鴻封事言出于此

厚其名

華嶠書作享其名

論曰以下

至類乎徇名者焉

以上皆華嶠之詞

禮容

飾禮容成文法

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尙 楊璇

戮力

賈逵曰戮力一心也當作勦高誘戰國策注云勦其字从力

宛陵

屬河南一作宛

冠五梁

冠無五梁故贊云矯妄冕服也

初平

中卒官

何焯曰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元初之誤

磐牙

牙爲牙字之誤孫愐曰互俗作牙前書劉向傳宗族

警互易大畜積禾之牙鄭康成

周生

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棟案漢以前周與朱同音張由反范容周生揚徐羣盜非有名籍可考止

據其當時所傳姓名

尹燿

本紀作燿勉皮冠

東觀記曰鹿皮冠也

稱皇帝

黃帝紀云稱黃帝案下文華孟

故碑史所載各異也
稱黑帝當時皆以黃爲土德以代漢黑爲水德以滅火則皇字應作黃又紀載勉稱黃帝在永嘉元年三月與傳異帝堯碑以皇爲黃靈臺碑陰以黃爲皇知黃皇古字通

營于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

續漢志曰九江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反于此當

塗在唐屬濠州注誤也荀淑傳注亦同惟下邳惠王傳注云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此獨得之蓋遺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

錢邑

胡三省曰錢賜錢也

邑封

東城

胡三省曰東城屬九江郡

攻九江殺郡守

案本紀太守楊岑也

馮緄字鴻卿

將軍馮緄碑云字皇卿

少學春秋

車騎將軍碑云少耽學問習父業治春秋嚴韓詩倉氏兼律大杜

父煥

馮煥碑云煥

字平

建光元年

通鑑考異曰案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祖元克而高祖傳有姚光上言蓋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皆誤以建爲延

刀

胡三省曰古歐冶子善作劍故謂劍爲歐刀烏侯反

徵奮抵罪

魏書公孫淵傳曰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羅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

刺史馮煥元克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收考發臣矯制者

會煥病死獄中

案馮煥殘碑卒于永寧二年四月洪适曰建光之元

即永寧二年是歲七月改元煥以四月終故碑尚用舊年也

七遷

車騎將軍碑曰弱冠詔除郎遷更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

都長都察廉史州舉尤異還健為武陽令誅疾疆豪為廣漢屬國都尉趙明誠案碑自

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徒府侍御史擊破羣賊車騎將軍碑云督使徐揚

舉孝廉為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遷隴西太守碑云坐問吏事又武陵蠻夷悉反

馬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碑云坐問吏事又武陵蠻夷悉反

兵正法復辟司徒府也

寇掠江陵間風俗通曰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劉度**案清官舊事度延熹初為刺史**有詔勿劾**袁宏紀載

開山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緹有嫌不當荷任即緹無嫌義不見疑

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况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緹設虛端以自

阻為臣不忠帝寢其奏**荆州平定**碑云南征五谿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

度尚傳柱**推功于從事中郎應奉**胡三省曰將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張敞**清官舊事

傳婢清官舊事**策免**碑云緹臨嘗受封以誦言奏河**俱輸左枝**碑云緹拜廷尉

陝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復為廷尉碑云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卒于官**

其先出顯頊與楚同姓熊毅之後缺亦世掌除上虞長案曹煥碑在擢為荆州

刺史

尚先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校令至是遷拜荆州刺史見度侯碑

宿賊

胡三省曰宿賊言積久為賊也

深自咎責

胡

省曰以失火自咎責也

遷桂陽太守

度尚碑云遷還東太守蒞貉嶺緝與傳異

任胤

胤字伯嗣具帝紀注

懼為已

負胡三省曰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為罪

會赦見原

案帝紀延熹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械節

胡三省曰竹約為節械節亦械

之刻約也說文曰械桎梏也鄭康成月令注曰桎梏今桎也

身膺甲冑

謝承書

大事有虛實

大謝承書作夫

乞傳

尚詣廷尉

胡三省曰以傳車召致廷尉也棟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故永建元年詔曰亡徒當傳勿傳度有罪當傳捕之非傳召之謂也

終于

廬江太守

謝承書本傳曰擊以擄行清廉見捕為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擊奪取付還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擊奪見甘繳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京師諺曰聞清白張于石

延熹九年卒于官

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錄釋所載荆州刺史碑是

兄

喬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為尚書侍郎傳左丞自在嘉開閣談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

波駭

胡三省曰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也

刺史趙凱

漢宮故事曰度尚徵還以天水趙凱為刺史

防禁嚴密無由自訟

案謝承書曰璇為凱橫奏檻車徵奪

其筆視

矯妄冕服

謂張伯路冠五梁徐風冠鹿皮之類是也

列傳第二十九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周磐 蔡順 趙咨

孔子曰云云

劉知幾曰華嶠後漢著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壽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結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故

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與

樂之遁也 遁一作過 此能以義養也 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

其父母兄弟之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復問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虔 汝南薛

包 先賢傳云 若不能使也 苦汝也風 包性恬虛 先賢傳曰包歸先人家側

充飯耽道說 禮元虛無爲 有詔賜告歸 案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子賜皆絕包在建光中不應

用此 仲不可以絕類 詩云永錫爾類鄭氏以爲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

也 是 爲老母求菜 賈宏紀曰爲 吾不忍食子 東觀記曰平既免乃推

有恩惠 華嶠書曰平爲全椒令按史五曰一朝罷門闕卒書各遣就農發宏紀曰平

班詔書而去 華嶠書曰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 父普王莽時爲田

使按史卒五曰一來治所餘曰令各就農桑官問事閭民人懷感盜賊屏息

進備良馴禽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禾將軍

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尚書大夫趙並爲田禾將軍發戊卒屯田北假以帥軍

位爲大司徒是普並字通孫叔故碑除潛字作謙嵩山石闕銘云並

天四海莫不蒙恩顯炎武云並天普天古文省是古皆以並爲普

孝旣至不自

名

東觀記曰但稱書

鄉黨服其義

東觀記曰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尙少孝得殺

生寄止于亭門塾

茹菜禮夫婦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之後

孝無子

孝有女字阿爲周

並

伺掩兒之亦不復肯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黨歸德

得俱免

東觀記曰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數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又云譚有一孤兒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遺餽餼分升合以和生活譚時有一

齊國兒萌

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

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梁郡車成

謝承書曰梁國車成字子成兄恩都爲赤眉所得欲

教兩舍不食兒死收養其孤愛不異于己之

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

里落化之

東觀記曰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

得代之賦感其義俱放之

與母歸鄉里

東觀記曰革專心

縣當案比

漢時八月案比

淚水滿之小兒復爭各

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

因謝病稱篤

袁宏紀曰革遣子與詣闕謝病篤

制詔齊相

案章帝此詔用昭帝優賜韓福

有養老之禮故革

輓其母至縣也

孝王生思王衍

諸侯王表曰魯襄懷王芳嗣莫無後

原鄉侯平

案

故事

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

原鄉侯平

王

子侯表楚思王子有

觀恂

音灌孫恂曰觀姓楚有觀起

下令禁民二業

黃香傳曰田令商者不農此當在田

安陸侯平無原鄉也

令中奪田注華嶠書奪作脫

棟案奪與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

遷宗正

東觀記曰建初元年遷宗正在

朝竭忠盡節感國事

論議引正辭氣高雅

華嶠書曰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仇劄太常

會馬英策罷

風夜不意數納嘉謀

案安紀英于建光元年

七月下實然不云策罷

調訓五品

虞書五品不遜史記云五品不馴漢書引書云五品不訓訓與馴古字通

純

左傳云在約思純杜預曰無泄心

周磐

汝南先賢傳作盤云盤字堅伯江夏都尉遷廩子也

頻歷二城皆有惠政

謝承書曰盤初為安陸令以從弟暢為司隸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令磐以歷二縣耻復經三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授守先人家盧遠方知名

嗇神養

和

呂氏春秋曰論早定而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高誘曰嗇愛也愛精神故不竭李康運命論曰不愛其身而嗇其神李善注云呂氏春秋云凡事之本必理其身嗇其大寶注云嗇愛也寶身也

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鄭元論語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一尺四寸字徑半之論語

也寶身也

八寸策者三分

居一又謙焉

順少孤養母

東觀記曰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適鹽二斗受而不

食周斐汝南先賢傳曰母主嫗家因飲酒變吐

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太守韓崇

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仕宛陵令蝗不集界累遷汝南太守陸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圖陵而崇獨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遺向味遺忘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

化仁簡親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監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幸也妻不通寒儉

之節哭怨無衣 足以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

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運家上問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 妻子物餘 蔣景曰

也賜緣五十四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治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 物餘當

作餘 咨在官清簡 謝承書曰人遺其雙枯魚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雅

曰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曰陽本為雄陰本為 陳大夫

雌物本為魂雄雌但行三節而雌合物魂說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 設參門之木

何焯曰陳大夫未詳案門疑作同櫛弓 篇下云陳軫昔寢疾屬其子曰 必大為吾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軫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

同棺乎弗果殺此 所謂參同者歟

列傳第三十上 班彪 子固

避難從之 摯虞流別論曰更始時彪避難 意者從橫之事 意前書作抑古字

石澁抑作意薛君韓 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 通論語抑與之與 詩章句云抑意也 願生試論之 生先 注揚雄 論衡曰揚子雲錄 注陽 城衡 春秋時有陽城胥渠高誘曰陽城姓漢有少府陽城廷百官表作陽成成與城古 字通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人與吾俱為講學祭酒論衡曰陽城子長作

樂經即陽城衛也華陽國志作陽城子元作後傳數十篇史通曰六十五篇論衡曰叔皮續太史公

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又曰叔皮載鄉里人又撰異同號曰國語論衡曰國語左氏之

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世本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

帝下逮漢末楚漢春秋司馬貞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開事劉知幾

傳司馬貞曰案字書蓋拾也音之亦反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服虔左氏解詁曰言此四者通從邪起能屬文

誦詩賦東觀記曰堅九歲能作賦頌數入讀書禁中每巡守輒獻賦頌御覽云奏記說蒼注云前書待詔

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任昉文章緣起曰奏記漢江都董仲舒請公孫宏奏記陳案仲舒奏

古今載桓梁梁馮翊人見宋宏傳晉馮案史通馮嘗撰次漢史以續史記孫愐曰晉殷肅

注固集般作段案史通肅與京兆祭酒晉馮書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極難志有段肅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盡取其家書

袁宏紀曰悉敢家書封上具言固所著述意東觀記曰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睢陽令陳

宗論衡曰馮子雲錄皇帝以至袁平孟異異當作異扶風茂陵人見馬援杜林等傳又撰功臣平

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固為功臣作列傳為平林諸人作載記也

述于度宏規而大起李善曰度或為慶慶與堯古字通小爾雅云光發聲也閭閻且千三輔黃圖曰長安閭里一百六

十室居櫛比商洛緣其隈盛宏之荊州記曰上洛有商山班孟堅所謂商洛緣其隈高士傳謂地肺即此敷茶李善曰

門巷修直古字乘茵步輦李善曰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茵於田切合歡李善曰漢官儀名一元

元本本前書叙傳曰元元本本數始于一輕信信當依集作迅愕眙方言曰眙也西秦謂之眙郭璞曰退即今住字眙謂住視也救吏反司

馬貞謂胎與震震爍爍注奔走之貌李善曰字指曰儻爍電光也棟案陳

輕騎以行魚騰酒車而斟酌論衡曰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以車騎行酒肉故春秋傳云行爵食炙馬馳廣成頌亦云清醪

車塗燻招白閒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閒古弓名案下云揄文卒與白閒對以為鳥者非也

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

末造儀禮記云夏之末造鄭氏曰造作也同符乎高祖東觀記曰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風蓋颯灑

集作琴麗李善曰劉歆七略曰雨蓋琴麗紛容悠悠說文曰琴木枝條琴麗兒

屬御

李善曰屬御屬車之御也

范氏施

御

李善曰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章懷以范氏爲越之御人引孟子以證之誤甚

抗稜

漢書李奇注曰神靈之威曰稜

東

潛海潛

說文曰潛水搖也

伶抹兜離

伶抹集作傑抹兜離猶侏儸古聲兜侏相近蔡琰詩云言兜離兮狀葑停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

玉潤而金聲

李善曰向書大傳曰天下諸侯

受命于周莫不聲折玉音金聲 讜言

白雉

論衡曰孝明時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李善曰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

綴學立制

制赤制也詳郅鄆傳注大戴禮小辨篇云綴學之徒劉歆書云綴學之士

度宗

顧命度作宅古今字

三五華夏

李善曰參五猶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亳也

光被六幽

幽

尊者無與抗注云抗猶敵也讀爲康

案明堂位外絲絲亦聲茲微也

云崇古康

君臣動色

今

絳萬嗣

蔡邕注云絳使也李善曰絳與絳古字通

以母

喪去官

固母樊叔皮之女也如淳云

女也如淳云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朱均

子意

寒朗

故以次第為氏

孫愐據後漢書有第五第八等氏也

王伯齊

表紀作王伯春

陌上號為道士

東觀

記曰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闕興

袁宏紀曰喪為謁者從事駕至長安言倫子興復出為郡吏也

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

聖主也

劉知幾曰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至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王應麟曰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于書之典誥也

補淮陽

國醫工長

東觀記曰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為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于王王賜之綬百官志曰醫工長主醫藥比四

百追拜會稽太守

謝承書曰時吳郡太守豐為郡主簿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泣豐迎母至廣陵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

孫對母飲酒因醉卧便渡

躬自斬芻養馬

北堂書鈔引後漢書曰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

眾知復追

之東觀記曰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身自耕種

東觀紀曰躬與奴共發株田種麥

顯拔鄉佐元賀

華陽國志曰政事大司農元賀宕渠人益部者舊傳曰賀字文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擒伏人無怨東觀記曰賀為九江太守行縣實持芻糶但就温湯而已

于是爭

賅抑絕

說文曰賅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來聲古文尚書呂刑曰惟貨惟求馬融曰有求請賅也

臣無作威作福

鄭元尚書注曰

作福專爵賞也

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胡三省曰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

當出征西羌

三 况乃以為從事

案篤傳從擊西羌戰没于射姑山則篤實死事倫之言為不謬矣

然常疾俗吏苛刻

華嶠嘗曰倫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更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直先以寬和云云化乃治字也

躬天然之德

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

注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

梅賾尚書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作晏晏思讀為塞者讓思長官之讀塞短言之

也晏與安古字通魏受禪表亦云欽明文塞

亦當宜遣舉者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故事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

盡實數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舊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並

倫奉公盡節

東觀記曰每上封事自作草不復示

掾吏 少子頡嗣 家君曰倫未嘗封侯所謂嗣者何也當考

卒官

水經注曰頡永建中卒

以司徒掾清詔使

冀州

衛宏漢書儀曰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補西曹南關祭酒二科補儀曹三科補四辟入奏四科補賊決其以清詔使案問事御史為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

皆特自奏事各以所職部中二千石以下單超兄子匡

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官者傳作弟子

遣刺客刺羽

任方也見

忘戰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考異曰案帝紀

楊秉傳

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威受訟種嘗稱種

送以事陷種

考異曰帝紀李

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

雲死在延熹三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懷案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

河南尹坐單超使客任方刺街羽擊欲亡走論作左校則李雲死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

種又雲書所論立鄧后與封五甄子然鄭志載答甄子然難禮蓋與臨碩孝存同為康

侯事皆在二年袁紀似近之甄子然成之友惜逸其名釋泌曰甄本音堅陳留風俗

傳曰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棟案楚子縣陳通奔周王以為中將美其族遂命為甄氏孔

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周焉得愛釜庚之間以惕列士之心與豆三斛是子然乃

列遷徙有送吏猶今之解徒也會赦出卒于家棟案三輔決錄注種子巡字文休辟太尉

京兆鍾離意世本曰鍾離與秦同少為郡督郵意別傳曰汝南黃謙拜會稽太守召

三休署常部督郵會稽典自郡置意北都督郵為程以孫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成飢常以稍

米粟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椽史議皆曰烈孫明兒遺飢賴常升

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為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

券取其田懷奸挾私貪利忘義列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親也請常曰俾烈妻

子於是眾議無入言于太守意別傳曰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也所部多蒙全濟意別傳曰

以奪意之理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請神廟為民禱祭召誅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醫小子

或不長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符先後施行其所臨戶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

自出行災者百姓攀車涕泣曰明府再遷案意別傳太守賈翔召意署功曹又揚州刺史

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見

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辟大司徒侯霸府意別傳曰上書

何惜王家之爵不百賢者乃表上尚書

言狀

意別傳曰意使令出見錢爲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便上尙書使者亦當上之

光武得

秦以見霸

顧炎武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棟案意別傳曰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吏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則范

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

後除瑕丘令

意別傳曰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

揅較謂之口令昔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奮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謀爲之耳豫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至寺門

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較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誠令不則縱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嘗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較欲依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陳陳據史

陳陳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

遂令建進藥而死

案別傳所載與此異曰意爲瑕丘令立春遣戶曹史植建責青幘幘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于

家還白意言受他口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不受青幘幘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較還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

士衆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既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得無有不信于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情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

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戴乎酒畢建棄筮運物故

遷堂邑令

東觀記曰意爲棠邑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賣茅竹或

持村木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爲民解土祝曰與工役者令也如有勸舉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縣人防廣爲父報讐

袁安紀曰廣遺腹子

也意得珠璣

意別傳曰交趾刺史張悝居官貪亂珠璣賣玩乃有石數也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間

尸子曰孔子至于勝母莫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案淮南子及鹽鐵論曰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故也

從禽廢政

易象傳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愚戇

韓非子曰嘉厚純整教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

帝策詔報

胡三省曰策詔者誓詔于策也

湯引六事咎在一

一人 呂覽九月紀曰湯克夏而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

身請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

解衣就格注格拘執也

棟案高誘淮南子注格榜牀也注以爲拘執失之

使復冠而賞郎

意別傳曰意爲尚書僕射其年何奴羌切歸義詔賜練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

監鄧受詔誤以爲三千匹賜匈奴詔大怒鞭鄧欲死意獨排省闕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當疑從重今陛下以鄧賞誤發雷電

之威海內遐邇謂陛下貴微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鄧錯台大義患損怒消黃鄧敢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非鍾離尙書朕幾降威于此耶

隱發

省曰隱者人君耳目所不及

提拽

胡三省曰提讀如胃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反柳物以擊之也曳拖也引也

會連有變

異 袁宏紀曰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

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案鹿鳴詩云和

樂且湛又云以燕樂嘉賓之心

注後世修吾書董仲舒

仲舒通春秋天人性命之理故見諸樂書

後德陽

殿成

永平七年成也

注解土

王充論衡曰世間繕治宅舍墾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象鬼人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

快意喜謂鬼神解

宋均

謝承書曰南陽宗資祖父均廣韻曰宗姓周鄉宗伯之後出南陽趙明誠金石錄云宗資墓在南陽有天祿辟邪知宋均當作

宗均論衡程材篇曰東海相宗叔犀即宋叔庫也又案南蠻傳載均矯詔事與本傳略同而彼傳乃作宗均則均姓為宗明甚張說撰宋瑛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

齊之分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均與宋欽 **矯制** 何休公羊注曰詐稱曰矯 **先自劾矯制** 道也然則此傳宗均詭為宋均自唐已然矣

之罪 案矯制在賊律 **遷九江太守** 續漢書曰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

休屬縣無亭 **於是遂絕** 風俗通曰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眾巫與

百姓安業焉 **遷東海相** 論衡曰叔犀為東海相廣召幽隱春秋會要 **駁議** 蔡

頭服罪乃殺之 獨斷曰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處正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 **多**

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竊異議其合于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合上旨** 華嶠書曰忠正直言數 **即席** 即就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

不臣 白虎通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于 **章和二年**

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 **孫俱** 司空宗

案袁宏紀為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袁宏紀曰詔問執金吾耿 **孫俱** 司空宗

章和元年事 **公諱俱字伯儂南陽安衆人祖父可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察孝為城門侯歷郎中讓郎五**

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洪廷曰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

宗爲朱鹵俱持國乘一歲有半雖無列傳不詳其人賢否而高者傳云嘉平元年有人書

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誹書直不

尚急捕若俱者亦

尸祿一人之數也

寒朗 袁宏紀作寒朗考異曰今有寒姓音件胡三省曰案姓譜有寒

姓以爲夏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棟案左傳

邢晉應韓武之穆

也寒與韓古字通

王平 王秉傳梁生 隧鄉侯耿建 耿純傳宿封隧鄉侯非建

侯徙封首鄉侯隧

當作首建當作阜

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 胡三省曰鄧鯉劉建無考棟案

實建劉元傳元三子求飲鯉求爲襄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

巡嗣從封灌澤侯然則灌澤侯乃劉巡非鯉也實建亦無考

錯悞 史昭釋文曰錯倉

懼逆各切相遇也或作悞李

左右方引去 袁宏紀曰 舊制大罪禍及九

善曰爾雅曰選見也與悞同

族 漢律曰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弃市尚書歐陽 無敢悟陛下者 許慎淮

族 夏侯說曰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故云九族

日特 吳械曰奢 匡帝以奢 命讀

逆也 詩戈切 寒君爲命 爲名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一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

二十八年就國

東觀記曰二十八年十月就國

靈光殿

水經注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東西

廊廡別舍中開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身既天命孤

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

胡三省曰言身既天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也

息政小人也

胡三省曰

息子也政其名袁宏紀曰政淫欲無行故強以爲言

天子覽書悲慟

東觀記曰上發誓相所上撒下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也

使

大司空持節護喪事

袁宏紀曰司空劾

比陽公主

疆女比陽公主適安豐侯竇勳

克已率禮

馬融論語注曰克已納身也

善說京氏易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靈臺召王自取卦具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時集

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普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按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寒良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異文詔報曰善

哉王次終始如一東觀記曰奉若以至收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

子節王正正世系作丐

晚節顏師古漢書注曰晚

節猶言末時也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縲贖袁宏紀曰八年前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縲贖也

奉黃縲白

紘三十四東觀記曰黃縲二十五匹白紘五匹

伊蒲塞

塞即釋也前書西域傳曰塞王南君屬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

循指毒之屬皆故塞種張騫傳曰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

交通方士

論衡曰道

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案劉春疑即濟南王康傳劉子產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論衡曰許氏與楚王謀議

幸明曰許氏有屬于王欲

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

陸侯

前書志六安國有六縣後漢省入廬江

朝陽

案朝陽本屬濟南後漢為東朝陽也

隰陰

本志及宗俱碑

作隰陰前書志作隰陰

招來州郡姦猾

袁宏紀曰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招來州郡姦猾也

東朝陽

即上朝陽縣

平昌

北海有平昌故此加西即上平昌縣當是承平以後所加後復省

科品

科科條也品品制也

文繁者質荒木勝

者人凶

袁宏紀曰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凶經傳所載也案文質之說見論語晉語曰士苗謂知襄子曰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案成三年而知氏凶此木勝

人凶之說也

註顧夷吾地記

此顧夷所撰吳地記也吳說吾

雅有智思

東觀記曰者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袁宏紀曰蒼

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雅有識度

拜為驃騎將軍

東觀記載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

將 **湖陵** 續漢志湖陵故湖陵章帝更名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陸鄧展曰元和元年改也 **乃許還國** 袁宏紀詔曰東平王

比上書顯歸藩上將軍印綬謀讓日聞 **伏軾** 莊子曰直尼伏軾而歎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副是要腹**

呂覽曰帶益三副高誘曰制猶 **能趨拜者** 史記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上疏云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也 **帝甚**

倍也言王之言大倍于要腹也 **善之** 東觀記曰上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比之 **曠然發矇** 禮記仲尼燕居曰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發矇

矣 **吉凶俗數** 案漢時有葬歷及圖墓書皆所謂吉凶俗數見王充論衡也 **山陵** 辛氏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聞**

于師 見哀公問也 **假紛** 紛一作髻齊憲案說文即籀文髻也李善曰紛即髻字張揖上林賦注曰紛髮後垂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棟案紛髻結古字通

仲尼車輿冠履 鍾離意別傳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糶俸顧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囊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

意 **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胡三省曰四王皆帝諸父故異其體棟案白虎通曰諸父諸兄

不名何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 **省閤** 省閤入禁中閤門也 **帝馳遣名醫** 東觀

記曰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 **別字** 續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

視之續漢書曰詔遣太醫丞將高手醫視病 **竝集覽焉** 經籍志曰梁東平王蒼集五卷 **遣大鴻臚持**

節袁宏紀曰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惜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明年元和元年也賜

御劔于陵前水經注曰無鹽縣有以蒼敬賢下士案東觀記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英雄上書表薦

桓虞等虛已禱陳珍珍官至司隸校尉見黨錮傳孔子論稱貧而無詔富而無驕此

貢之言誤稱孔子 桃鄉侯任城有桃聚注云桃鄉也行宏宏元初元年為五官中郎將見李氏家書封山陽公歐陽忞曰治射陽縣

遠斥居邊注封之于魯何焯曰居邊謂為中山王太后注非尸柩在堂沛太后郭氏建武二十八年薨也

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帝紀曰坐死者數千人易于太山破雞子此

未知所出墜子黃囊籍是猶以卵拔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其言有似于此迎能為墨者與謀議續漢志曰利與沈涼謀逆為洪

曰廣陵散奉李頌領竭府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元壽弟不可考惟俞鄉侯不載見李利涉編古

命氏從以虎賁官騎袁宏紀曰詔賜羽林右騎為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為官騎稱媢前行媢一作促古字通與服志曰諸

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國相舉奏案陳龍傳將收南張都為中山相太

后及憲等東海出也憲母汎陽公主古人謂甥為出神道神道之稱始于西漢三輔黃圖曰陽陵門西出神道茂陵神道廣四

十三 封琅邪公

鄆元日光武合城陽國爲琅邪以封京

陽華

後漢省

開陽臨沂

二縣後漢皆屬琅邪

中山

臨淮無聞天喪注二王早終

姜宸英曰無聞指中山天喪指臨淮也臨淮未爲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若中山享國五十二

年矣而注云二王早終名聞未善非也

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朱暉

朱公叔鼎銘曰朱有殷之胃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

家世衣冠

朱公叔鼎銘曰

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廷大于宋爵位相襲

注孔休

休字子泉見卓茂傳

阮況

孫愐曰阮姓出陳雷音皮遠切

主簿大驚

袁安

紀曰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服叱之曰將軍何獨不朝也主簿遽以白就

以義犯率

率讀爲栗率之率應劭曰率異名也服虔曰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張斐

律表曰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曰無罪而坐率然則率者渠首坐罪之名或以屬下讀者非

厚賑贍之

東觀記曰歲送穀五斛帛五匹以爲常

用 漢書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

賈公彥曰漢時穀入司農錢入少府

安帝時

至陳相

朱公叔鼎銘曰考爲陳雷太守不云陳相也

初舉孝廉

朱公叔鼎銘曰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

漢深切退處飲以

注更問風俗人物

張璠漢記曰太守問貞婦孝子隱聞未彰言于府穆曰方今聖代大行文武未墜于

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

甚見親任

朱公叔鼎銘曰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章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

比屋連棟不可勝數
辟大將軍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朱穆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軍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戲也

明年丁亥之

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衆淮南子曰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坤上六在亥亥者乾本位也乾坤合居故

有龍戰之災

五位四候

五位謂侯大夫卿公辟也四候坎離震兌也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虞翻曰乾為積

善坤為積惡

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

袁宏紀曰穆意欲言宦官恐冀漏泄

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云云

嚴鮪

當作劉鮪

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

穆所指謂人君左右不得其人恐小人長而君

子消故有龍戰之言非冀所謂也

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朱公叔鼎銘曰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矯枉董直岡肯阿順以黜其位潛于

郎中羣公竝表乃選議郎登于東園發業前史劉知幾曰元嘉元年令大中大大夫邊韶大

軍營河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恩等

后儒林傳人崔篆諸人號曰黨紀案穆為侍御史以不肯阿順免

官復為郎中及遷議郎與邊韶崔實增修漢記范史皆不載也

注顧權注曰

顧權

老子義

美韓稜之抗正

案上文未及稜事必有缺

注詩云威儀棣棣不

疎四卷

失禮集已以無從是正

注詩云威儀棣棣不

疎四卷

可選也

宋本選作符見王氏詩攷算與選古文通

注及我爲侍書御史

侍書當作持書本治書御史也或云書字衍

注

昔我爲豐令

案朱公叔鼎銘穆嘗爲宛陵令今云爲豐令未詳

注我下爲郎

鼎銘所謂潛于郎中時也

擄掠割

剝疆令充足

袁宏紀載穆諫曰京師之費十倍于前河內一郡嘗調練素綺穀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于民民多凍餒皆虛張戶口戶口

既少而無貨者多當復剝利公賦重徵

尊府

胡三省曰尊府指大將軍府也

馬免

蔣景曰案帝紀作勉

又奏記極諫

詳

也宏紀注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聽事上

漢時郡府聽事壁皆有像贊注其清濁進退上之司隸故從事欲畫

穆太學書生劉陶等

何焯曰書字疑衍棟案陶時在太學故云太學書生

內官

胡三省曰內官即中官

崇山

王充論衡曰

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山海經曰秋山帝堯葬于陽鄒元曰秋山一名崇山

口含天憲

胡三省曰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口也

餓隸

漢書敘傳曰信

唯餓隸布

呼喙

胡三省曰喙與吸同

徒感王綱之不攝

胡三省曰攝攝飭整也

於是徵拜尚

書鼎銘曰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

注常伯侍中

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通選于侯伯轉補衮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命兩宮

百官志曰小黃門宦者無員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

延熹六年卒

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月丁巳卒于京師鼎銘作

乙追贈益州太守

鼎銘載諡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兩行度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灌謁者中郎楊黃贈益州刺史印

綬魂而有靈

蔡邕

張璠漢紀曰邕嘗至穆家寫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諡穆曰忠文邕集

格其龍采

不聞有諡蔡朱二子各以

文忠

京兆長陵人也

世系曰親之先蔡

孫世咸否不立故私諡也

常俯伏寺門

東觀記常伏寺門外陳地晝夜啼泣三輔決錄

博

子孫自趙徙長陵也

士焦永

袁宏紀作焦脫案鄭宏傳宏師河東太守焦脫坐楚王英事

楊政

及

司隸校尉

案袁宏紀司隸

素餐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為素餐素者質也

上書陳

恢忠節

何焯曰時上書者自融之

扶風平陵人

杜佑曰漢武帝制槐置茂

武

帝時為廷尉正

三輔決錄注曰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宏舉為廷尉右平

時為廷尉

倉帑

注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

右平謬矣

空空

胡三省曰空當作

齊揚王

揚袁宏紀作揚案齊武王

公

斗筭之人

臣敞區區

遷汝南太守

三

決錄曰敞為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都有刻樓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

及舉

曰古典務農墾墾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俯身敞懼禮賢命士改脩德化事克黃香集

及舉

冤獄以春秋義斷之

案以春秋斷獄之法始于董仲舒前書燕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應劭傳劭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

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前書五行志曰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頌斷于外不請

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

賈子新書曰秦人有子家富子壯而出分抱朴子載漢時語曰察孝廉父別居

皆俗之薄也北海相景君碑云分子遷養此云出居者皆歸養蓋漢時循吏皆以美教化爲先務也

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鄧侯

鄧侯江夏侯蘇林曰鄧音盲

讓國

東觀記曰彪以嫡長爲世子邨堯當嗣爵讓與鳳也

喪後母

華嶠書曰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

賜策罷

袁宏紀載策曰惟君以會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賜策罷屬黎民貪與君意其上也尉印綬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

賜爵關內侯

北宋本作關中侯風俗通曰漢武帝諱微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關縣

顧炎武曰見前漢志世祖省

拜揚州刺史

史

北宋本作揚案漢隸皆作揚後人遂于俗說改爲揚也

戴閏

孫愐曰戴姓出濟北本自朱戴穆公之後風俗通曰凡氏于說戴武宣穆是也

注從書

佐假車馬什物

漢雜律有假借不廉之條見陳羣新律序

注直符

前書王尊傳直符吏詣閭下師古曰直符吏若今之當直佐吏也

注宰士

風俗通曰謹案春秋尊公曰宰其
爽爲士言于四海無所不統焉

久處單外

單外猶單處也周書曰老弱
單處孔晁曰單處無保障

子盛嗣

案黃瓊傳有尚書
張盛其禹子與

發明章句始于子夏

司馬貞曰案子夏文學著
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

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者在禮志洪邁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商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防云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棟案孝經緯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子夏傳春秋之明驗也論語燕攷識曰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秦王故鄭康成作論語序以爲子夏等所撰也

遷太尉

漢官儀載陽帝策書曰司
徒防以臺閣機密施政收

守其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

自是因以爲比

鄭康成禮記注曰
已行故事曰比

侮辱

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婢
曰侮郭璞曰言爲人所輕

弄一切之恩

顏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
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棟案漢東海廟碑云念四時享祀有常

每飾登切旋則隨崩則知一切者權時之語顏說是也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注公羊傳

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案公羊傳十一年傳云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
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故所引指此註誤

華

容尔知古曰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
里容城鄉也廣父貢之墓在焉

六世祖剛

諸宮故
事作綱

大司農馬宮

北宋木
作大司

徒清宮故事亦云案元壽三年宮自右將軍遷大司注娶江陵黃氏生康蔡邕集交趾都尉胡

徒孝平元始五年爲大司馬流俗本作司農者誤也

夫人黃氏神詔曰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憲初都尉娶于故豫州刺史卽黃君之

姊生太傅廣及卷命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亂而夭夫人撫育二孤導以義方云

云則康爲廣同母密占察之方音曰凡相竊視謂之占又云闕謂之占指廣以白雄三輔決錄注曰

弟者舊傳誤也

廣有公卿探籌高誘謂探籌提籌也回革胡三省曰回轉也反也剝異王懋曰剝合作駁字坐不衛

之運也

官案漢律有是條故云坐督曹刑法志曰賈充執及母卒擊虞決疑要注曰太傅廣

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調者李納也丁肅肅濟陰勾陽人胡夫人黃氏神詔曰濟

廣嘗爲濟陰太守注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案靈帝紀云建寧四年又

故云故吏曹民

同蔡邕集稱咸歷官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乃拜家一人爲郎中案蔡邕

遷台司位太尉則咸自太僕拜太尉明矣謝承書誤也

五子皆先廣卒所拜者無咎無譽荀子引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

或其羣從若孫曾也

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 子敞 元孫閔 張酺 韓棱 周榮 孫景

爲陳畱太守襄善欬蓄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賦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漫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爲耆舊傳

免秦袁紀湯承湯長子成華嶠書曰陽四子長子平左中郎何焯曰左中郎下當有將字逢

字周陽秦西狄華山碑逢嘗歷宏農京特優禮之華嶠書曰熹平中天子引逢爲三老錫玉杖玉當作王注

以朱沙畫之也北宋本如是俗作砂袁赦袁宏紀作袁朗案梁冀傳當作赦張俊者蜀郡人常

曰魏郡太守王牧薦尹方爲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行事又曰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議

狀貌傷其眼目北宋本如是俗本其作臣臣俊徒也蔡邕集曰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毅門復聽讀詔書馳救一等輸左校

上書謝恩遂以轉徙少勵操行風俗通曰夏甫少寡孝廉爲司徒掾今傳不載袁宏紀曰闕元靜履真不慕谷宦身安茅茨妻子和精穰不受賻

贈俗本贈衰經扶柩謝承後漢書曰既食麥艾渴飲行涼居處仄陋俗本仄作側或以爲狂生

風俗通曰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不履食止墮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強

秦傳亦有赦子壽封樂昌侯後廢史記曰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謀祖父充何焯曰張充亦

赦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後廢之而廢會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祖父充許子成所授

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

東魏記曰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音聲流喝注流

或作嘶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騞人歌聲流喝郭璞曰音悲嘶也李善曰嘶蘇奚反王充論衡曰嘶鳴濕下者天崔謨本莊子曰兒子終日號而不喝今本喝作嘖則喝

也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其舉狀日身無金瘡痲疾青身有傷故不舉也

竝會庭中

胡三省曰東郡庭也

遷魏郡太守

東魏記曰魏遷魏郡百姓垂涕送之

鄭據小人

案續漢書袁安奏司隸鄭據阿附貴戚無羞節

之義又案梁竦傳據爲漢陽太守傳考竦罪則據先嘗阿附梁竦復背之故景云小人也

非所以垂下國典

北宋本如是俗本下作示宜

與天下平之

淮南子曰平詞訟高誘曰平治也

酺遂稱篤

袁宏紀曰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實豈可

引退耶其勿復言

嘗來候酺

漢時謂迎客爲候何焯曰候字殊乖義里棟案東魏記止云酺每連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無候酺之語當是范氏所增

也 于是策免酺歸里舍

袁宏紀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勝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正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

于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稷稷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

訟酺公忠

袁宏

紀曰收等多言酺公道

會孫濟

續漢書濟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積車于道濟卽收捕是也

靈帝以舊

恩項峻始學爲注曰有龍涎者相靈時善相人也于靈帝先妙二千石相者龍涎下牀恩贊之令長起時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嘗以財得三公濟常依相

以說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價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
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債債別數百萬脩居業桓帝崩無嗣解價侯入為太子而濟遂至司
空

稜陰代與視事

漢典史病百日應免
故與代之視事也

五遷

東觀記曰稜除下邳令視事未著
吏民愛慕時郵縣皆苞傷稼惟下

邳獨無案袁宏紀
稜先辭司徒府也

陳寵濟南推成

東觀記曰一室兩
刃其餘皆平劾

注漢官推成作錐

成

謝承書袁宏紀皆作假
成若謂書曰假推也

恐為奸臣笑

休沐

漢律吏五日得一下
沐官休息以洗沐也

政號嚴平

東觀記曰下車表行
義救幽滯榘廉議伏

政有能名

風俗通曰韓演伯南為丹陽太守坐從
兄李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

微遇赦復為沛相
本傳所不載也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延熹八年事
見五行志

宰士

王應麟曰周官太
宰之屬有上士下

士公羊所云宰士禮元年宰啗豕徵論文學謂丞相
史曰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是也又見程方進傳

卒遇飛禍

胡三省曰卒讀曰猝飛
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

徐而備書為
之飛集也

擢為尚書令

東觀記榮本傳曰榮為尚
書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論諸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又曰煥乎其有文章

光祿郎

漢官儀曰光祿勳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
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

多至
千八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其文曰閨門之內具
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羣百姓徒役也

篇五典之策

延篤曰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謹能典
秩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賈逵左傳訓故曰三

墳三皇之書五
典五帝之典

每爲詔文

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曰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百官志曰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書有六人主作文章起草

隨輩

輩等輩也

乃拜興爲尚書郎

延光中興與張衡書歷數見律歷志

景字仲饗

謝承書作仲饗云少

以康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棟案饗或作嚮古字通見大輿記殘碑前書宣帝紀曰上帝

嘉嘉謂爲饗也又案仲饗名景若謂爲影饗之影則當作嚮嚮又與嚮通見易繫辭傳及

也稍遷豫州刺史 謝承書曰景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荷 我舉若可

令徧積一門

風俗通載此語曰我舉若豈可令恩徧積于一門乎俗本漢書云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此後人妄增耳北宋本無此二字

故

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應劭論之曰議案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疎一也蓋人君者關門閉關曉曉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

無道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蕙崇之韓演不唯善惡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擢用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弟子鎮

陳寵

子忠

小杜律

案周所定者爲大杜律荆州從事苑鎮碑云和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爲小杜律丹陽太守郭晏碑云治律小杜是也晏字巨公太尉禮之子乃知郭氏

世傳小杜律矣

秦彭

東觀記曰彭字伯本

固秦彭專擅

漢雜事曰彭擅新軍司馬固秦彭不由秦率專賊殺人

于法

不合罪

漢雜事曰有詔躬上殿令尚書令與公卿雜雜躬曰督將受斧鉞稱令故得禮

法難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

罪未有所歸

續漢書曰其以編教殺

尚書奏

漢制假祭服以當斧鉞者皆屈

漢律曰矯詔大害要斬鄭氏章句曰矯詔

法令有故誤

張斐律表曰知而犯之謂

誤者其文則輕

鄭眾曰今律過

定潁侯

南安帝永

初二年分

長子賀

謝承書曰

積數年

謝承書曰

賀弟禎

蔡邕橋公碑載廷

公封書以閱員以文章得用

弟子僖

依帝紀及後

代劉寵為太尉

禮卒于光和二

鬼薪公離司寇員即積也

廷尉河南吳雄

雄河南原武人見孔廟置守

醫

碑 **禧子鴻**

鴻光和中為五原

廷尉河南吳雄

期百石碑表紀作河間侯

陳伯敬

事見風土

巫皆言當族滅

孔平仲曰巫醫何預葬事棟案華囑書曰

陳伯敬

俗通也歸

忌 姚寬曰今陰陽書曰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己亥月

以律令為尚書

謝承書曰咸字子成為廷尉監議入帝從

同也 惠學士曰食與

以律令為尚書

輕比多所全活東觀記曰以明律令為侍

史 謝病不肯應

案王莽傳建國三年以成

祖臘

何焯曰祖臘猶言先祖相承所

漢法也高唐陸魏盛訪儀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陸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日臘所得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關先魏志曰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而臘以其終而臘水始生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生于己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生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辰祖辰臘王莽自謂土德當用戌臘辰臘漢家火行以午祖以戌臘故咸用之豈得謂先祖相承所用之臘乎獻帝紀曰祖臘皆如漢制明皆繁名何氏之說斯謂陋矣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售災肆赦舜受終以後事而稱唐堯著典者以其在堯典故也舜雖創法實終堯事於舜事冠以唐堯晉漢章內史

唐堯著典皆災肆赦

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後人襲其說遂以番災肆赦為舜典之辭也

笱格注笱即榜也格擊也

笱東觀記作榜故云

也榜之于格上枕格而死枕音九謂格為擊失之

賈宗

東觀記曰宗字武嗣復少子

三微成著

以通三統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二著而成一體鄭元法曰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則泰卦用事也三著者三王各用其一故云以通三

統鄭氏又載一說曰三微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是則十日為微一月為著復周也臨殷也泰夏也亦合于三統之義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何焯曰下文單在孟冬則孟冬者寫書人誤爾當作季秋

性周密

東觀記曰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制革人莫得知時賜劍得鍛成以其敦朴棟案周亦密也荀子正論曰上周密則下疑元矣楊涼註云

周密也蓋主道宣明臣道周密以法天地也

鮑德

德文淵子

一作得 鐔顯

華陽國志曰顯字子誦廣漢郡人也顯與王稚子同見察于太守陳

司空歷豫州刺史尤

洛陽城南

雒城南也

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宣郭令

鄉諸儒章句也

悉刪除其餘令

案東觀記曰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

代徐防爲司空

華嶠書曰故事督屬

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罷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案時未復荀遷共爲寵祿屬也

時人重其節

東觀記曰勳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

至孝無有文遊

馮良

良事見周變傳

罪至死

事見劉向新序也

注年七十六薨

虛能曰延墓在吳興

元二

之尼

洪适以元二爲元年一年

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揚雄幽州牧箴曰隄潰蟻孔器漏箴芒

鉤深之慮也

易繫辭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虞翻註云隄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賈索隱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棟案上云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則鉤深亦慎微識幾之義易爲王弼韓伯孔穎

達所亂故宋元以後解經多不合漢法

匹逃之科憲令所急

在捕

前年勃海張伯路

初

二年

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

卦氣之說乾坤各六主十二月乾六爻爲息坤六爻爲消每月一卦如復姤等是也消息爲

辟卦其餘爲雜卦消息不協者謂風雨寒溫不應卦也

孝宣皇帝舊令

宣帝地節四年詔後遂著爲令也

劉敞曰案文

祝或作殺

案來歷傳及華陽國志皆作殺

建武故事

唐六典曰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篇皆刑法制度也隋經籍志曰建武律令故

事三年乃免于懷抱

馬融論語注曰子生于三歲爲父母所懷抱

大臣有寧告之科

漢律不爲親行

三年服不得察舉顏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霖雨積時

五行志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

朱軒駢馬

尚書大傳唐傳曰朱命爲士不

得朱軒駢馬鄭元注曰軒輿也士以朱飾駢併也班固曰朱軒之使鳳舉于龍堆之表

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

仲長統昌言曰

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念羈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遷尚書令

律

歷志忠延光二年爲尚書令也

衆庶多怨之

何焯曰怨當作冤

聽狂易殺人

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

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是漢律狂易殺人無未減之條忠諫聽之者非也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

何焯曰聽相代

而赦所代應劭駁之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

子勇

梁懂

何熙

多斬首虜

袁宏紀曰山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

具服其狀

袁宏紀曰侍胡恐怖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

令遂前功

袁宏紀曰賜布二百匹遣超使于真

遣使就超請馬

袁宏紀曰遣國相私來比白超超卽斬其

首以送廣德

袁宏紀又曰收私來比鞭笞數百

超從閒道至疏勒

袁宏紀曰超令廣德專驛自到疏勒逆

遣

王幼學曰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正誤曰逆遣猶言預遣

超未至而先遣曰慮故曰逆遣棟案正誤是也梁懂傳曰逆詔懂雷爲諸軍援亦謂兵未至而先雷之也

田慮

袁宏紀作陳慮古陳田字通慮當爲慮字之誤也

攻沒都護陳睦

袁宏紀曰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

鈎刀

韓詩外傳曰陳饒謂宋燕曰鈎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東觀紀載超疏

曰臣乘聖漢威神冀

徐幹

張懷瓘書斷曰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草書與班固善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囊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

勢由已立名

義從

胡三省曰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

鼓吹

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朝野

何邨人言

胡三省曰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

和恭

胡氏據姓譜曰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

損中

注本或作植

通鑑植作植胡三省曰案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植中城植中是也

副王謝

王幼學曰副王猶稱

王也謝副王之名

必從龜茲求救

袁宏紀救作食

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

韃支

奉牛酒迎超

袁宏紀曰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來故且降重獻遺無令入國

此人權重于王

袁宏紀曰北魏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

超更從他道厲度

西域傳曰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故超

涉水而度也

正營大澤中劉歆曰正當作止

案袁宏紀正字衍

三十人

袁宏紀四十一人

代馬

呂氏春秋曰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高誘曰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故謂代為馬郡也

玉門關

李吉甫曰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

西北一百八十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北西域之門戶也

注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

案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案袁宏紀在十三年冬十月也

咸懷一切

一切解見三十

延頸

險望

胡三省曰案前書險當作險讀曰遙解寫誤作險惠厚士曰古險遙同音

與妾生訣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超恐與昭不相見故

生誤也 其九月卒 袁宏紀曰超到數月寔案傳八月至洛陽九月卒相距月餘 不得言數月也樂史曰超墓在齊州長濟縣北二十五里 蕩佚簡

易 史始曰易也 同產比皆棄市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其家勸建讓執志

不顧蓬萊 遂其攻沒班 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寧元年事蓋班 以上施行 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 備其

道租 胡三省曰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 恥于前負欲報雪

匈奴 胡三省曰負敗也報雪謂報 後置副校尉于車師 胡三省曰謂 愚以

爲便 胡三省曰此 鄽顯 顯字子誦廣漢郡人見華陽國志 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胡三省曰

也 胡三省曰此 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 胡三省曰言其事執 然亦未能出屯 胡

省曰謂未能如勇 疑當作王綬 三綬 胡三省曰三綬 六國 胡三省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 約

計出屯樓蘭西也 袁宏紀曰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都善自南 期俱至焉者 道人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 爵離關 胡三省曰釋氏

北四十里山上 東觀記曰颯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 其歸附者萬餘人 之匈奴長威奔馳來降颯爲信薦遣還營前

有寺名雀羅 後萬餘人 他乾城 胡三省曰班超爲都 虎澤 胡三省曰前書志西河郡數羅 稱爲

名將

華陽國志曰雄字直孟宕渠人

明年

考異曰宋僅爲皮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從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也疑得誤

何熙

何焯曰熙父英瑛瑯相見魏志高柔傳註

身長八尺五寸

華嶠書曰體貌瓌偉與人絕異漢舊儀曰賜者缺選郎中美鬚者大鬚者以補之

臨

何焯曰臨爲李子堅所薦魏志注云字子堅爲平原太守

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

李法

翟圃

應奉

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注袁山松書云云

華陽國志曰終年十三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

徵詣蘭臺

王充論衡曰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

府爲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前書夏侯勝曰章句小儒破壞大道也

詩曰皎

皎練絲在所染之

高誘淮南子注曰練白也論衡曰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

逸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泥則然

坐失教也

隱元年鄭伯克殺于郟穀乘曰克能也坐失教也左氏曰鄭伯誤失教也

注益

部者舊傳曰終徙于北地望松縣

案南志益松屬上郡不屬北地也

注乃作晨風

之詩 華陽國志曰終坐太守徒邊作孤憤詩卽晨風詩也

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華陽國志曰終作生民詩制封禪書皆傳于世

李法出爲汝南太守

華陽國志曰拜汝南太守還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傳不載其爲司隸也

翟酺九善圖

緯 華陽國志曰酺少事段熲也

漢元 胡三省曰漢元漢初也

多所匡正

華陽國志曰酺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

閑薦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郁明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書每指利疾

權貴其誣酺

續漢志曰是時中常侍高芝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

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揚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執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期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

杜真

華陽國志曰真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公車辟命及辭長吏候迎每交于門乃斷鬚以自絕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何焯

曰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舊廣立學官爲博士論言非無據也棟案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

汝南南頓人也

孫愐曰漢有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

書著漢書後序

華嶠書曰著後序十餘篇經籍志曰後序十二卷

田貴人

采女田聖永康初立爲貴人也

劭字仲

遠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環洪适曰漢官儀作

劭駁之曰

案漢名臣奏劭與司徒屬孫嵩司空

按孔曲等讓也曲當作伯

武威太守趙冲

順帝紀作武都太守案西羌傳亦作武威紀誤

再遷

案風俗通劭先爲霸令 嵩德 郭頌

世語曰謀密遺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嵩迎不設備謀兵至殺太祖弟德子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妻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厠與妾俱被書闔門皆死 此百王之定制

以上皆見荀子正論篇

世化則刑重世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此之謂也

以上亦見正論篇

顧無慮耳

惠學士曰俚改為慮

作春秋決獄

舒表春秋論衡曰仲

之義精合于律無乖異者

律本章句

晉書刑法志曰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異所當由思

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陳寵曰漢興以來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棟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

尚書舊

事

即尚書故事也謝承曰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于省閣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

之制靈帝徙南宮閣錄故事胡三省曰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

廷尉板令

漢有尉律廷尉所用之律計慎曰今雖有尉律不謀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

也張湯傳曰上所是受而著獄法廷尉挈令挈獄之要也板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

決事比例

鄭眾周禮注曰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彥曰若今律其有

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所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陳寵傳曰龍為鮑且撰辭於此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晉書志曰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司徒

都目

東觀記曰司徒鮑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鄭眾周禮注曰八成者行事有入篇若今之決事比

五曹詔書

風俗通曰光武中與以來五曹詔書

題鄉事發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克州刺史馮翊笈撰卷別改若板上一勞而久逸王充論衡曰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聊以藉手

成二年左傳曰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服虔曰今著漢官禮儀故事經籍志曰漢官五卷

漢官儀十卷云禮儀故事者如漢官名秩漢官鹵簿圖之類是也續漢書曰劭所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亾由劭記之

贊應劭漢官曰郡府聽事壁請尹壹贊羣曰建武說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甚得述事之實撰風俗通經籍志曰風俗通儀三十一卷集解漢

書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生四子而寡應亨為其叔應立像讚序曰王莽居攝以私殺數十萬解駟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無不乃得黃金孝子傳曰姬見光以問

稱其仁棟案立當中典之初當為應氏之始祖也

子孫其與乎乃探

得黃金廣記云

七世通顯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

接武彪固踵述亦

光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濮陽潛潛後為上黨太守見

各一時之良也

高士 帝坐胡三省曰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鄧萬蔣杲曰鄧萬世也脫世字棟案唐諱世故削之猶韓擒虎為韓擒也徐璆字孟

玉先賢行狀曰字孟平父淑淑字伯建見謝承書不墜七尺之節惠學士曰使節長七尺或云八尺而不可

犯陵上之九何焯曰可字衍

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論衡曰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
事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

充少

孤 論衡曰祖父汎以買販爲事生子
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

鄉里稱孝

劉知幾曰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
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

以替頑犇神無惡萬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
若盛於干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二千之罪人也棟
案充鄉里稱孝此猶華稱稱其祖督
之罪魯人以爲教明君子所不許也

自免還家

論衡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
部丹陵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

大職在刺刺章和
二年罷州家居

乃造養性書十六篇

論衡自紀篇曰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
漸七十時可應與仕路隔絕歷數拜拜

庚辛城際雖懼終殞恩猶沛
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

庶孽

司馬貞曰何休注公羊曰孽賤子也
以非嫡子故曰孽張晏曰孺子曰孽

符無外家

禮

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服小功而所生之母無文是無服也蓋妾
賤妾子不以所生之父母爲外祖父父母且無服也故云無外家

癩病

潛夫論曰小兒
哺乳太多則必

擊縱而生癩疾又志有癩瘡方三十卷服虔
曰音瘳引之瘳說文曰小兒癩瘡病也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

漢

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
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凶犯罪過禍又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徽家門不宜北向商

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滅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齋
齋得其宜富貴吉昌斷失其宜貧賤衰耗案圖宅術班氏菴文不錄載見王充論衡

游

博持掩

陳羣新律序曰雜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丘侯張拾生博揜完爲城口師古曰博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或虛飾

巧言

案潛夫論或字衍

革寫章帶

潛夫論曰足履革寫以章帶劍

葛采爲緘注墨子曰葛以

緘之采猶蔓也葛束也

葛束也葛當作緘古墨子作緘從系崩聲說文曰緘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高以緘之

芷

陽

芷陽一作芷陽

忠臣之和也如響

左傳析父謂子革曰今與王言如響

化國之日舒以長

唐

治章懷注後漢書隨文改易浮侈積亂生于治實實稱上下之脩治治全以虛以廢治貴以醜治好述款篇凡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或作化或作正或作洗此篇治國之日舒以

長改爲化國後人因之遂有光天化日之語豈非郭書而燕說乎

以神自畜

韓非子曰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云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蓋神者示人以不測

中韓之術也注以爲難見如神其意未盡

非朝晡不得通注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

日舖

加申則朝爲日加辰也說文又曰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東更以舖特聽事申且政也

非意氣不得見

意氣謂請託也古人以竹簡相問遺

簡意氣謂之竿讀說見司馬彪莊子注

孰不爲顧哉

顧其財與辭也史記曰招權顧金錢又曰掉臂而不顧顧者商賈人之語也

書刺謁

規釋名曰書稱刺書以策刺簡紙之上也又曰寫所寫此文也書姓字于奏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

行而下之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郡縣鄉里也孔平仲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

卿前在郡食雁美乎

魚豢典略曰又

以其刺

屣履

履度通俗文曰屣履不著跟曰屣

高幹

謝承書幹字元才

諷于舞雩之下

吳氏補遺曰包氏注論語曰浴

平沂水之上

風涼于舞雩之下仁傑案王充書浴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向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詠歸

高堂之上

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酒食也魯饋饋爲歸今從古王充曰詠歌饋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統言詠歌饋

食于高堂之上與古文論語合也

蟬蛻亾殼

殼音

神龍喪角

角音

張霄成幄

幄音

見

幾者寡

寡音

埋憂地下

左傳叔向日以樂相憂杜注怕藏也孔穎達曰言以音樂樂身埋憂憂愁于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下音

戶縱意容冶

冶音

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

賈劉揚

見襲目言表也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法言曰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曰皆有秋書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

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

四者皆弊爲城旦之

刑也漢律過失殺人不少死

皆非值于死者也

值猶當也

審什伍

尉繚子曰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

什相保也

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

崔實政論曰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其說與統同也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唐六典曰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常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

書以八主參
決乃下三府
檢桺 胡三省曰揚子云齋迪檢桺註云檢桺猶隱括也毛晃曰檢桺孰檢束也輔也俗作檢押非

列傳第四十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案輿地圖

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

白虎殿

何焯曰殿疑作觀

食淮南

郡

淮南即廬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

注高慎

陳留者舊傳曰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風歷一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坂無儲

西

華項新陽

三縣皆屬汝南

注千秋為新平侯

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漢官篇有劉千秋棟案胡氏漢官所稱劉

千秋乃字也非名也當以鈞弟為正

參為平周亭侯

參一作恭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城也見水經注

且為高亭侯

高陽亭侯也

前相魏悛

案東觀記悛時為丞相

黃老君

刊誤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吳氏補遺曰案洛陽上清宮有漢

所作為石栢澤梓以祠五君者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為大老君然真語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

則道家又有黃老君按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黃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天神即天帝也天有五帝故有五帝亦謂五君黃老君蓋五帝之一耳國相

注參連

鄭衆問禮注曰五射一曰參連

賈公彥曰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惠學士曰新序云審參連與越春秋云射之遠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不相屬前矢

造準而無絕落後矢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謂參連

出軍都亭

元和郡縣志曰弩臺在宛上縣理古並得陳城南八十步敵王常于此聚教弩

全活

會稽典錄曰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竝起陳與接壤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贖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給其衣食

毀齒

顧炎武曰齒是疔字古齒字皆有作疔者故誤爲齒耳棟案田君斷碑云憔悴毀齒妻壽曰字書皆與疔同

昌務

孫愐曰昌姓後漢有東海相昌務

觀津

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即樂成也

哀置

孫愐曰哀姓漢有哀章

章初

孫愐曰章姓秦有章邯

脩侯注脩縣及

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

依注當云脩市及條縣皆屬勃海條今司馬志作脩漢人皆讀爲條故亦作條勃海有脩市縣

又有條縣條或作脩傳稱脩侯明是條侯非脩市侯也脩市之脩亦音條地理風俗記曰在條縣西北二十里何焯曰脩讀爲條非有兩縣蓋不知脩縣之爲脩市且所據止司馬

一家之言不足推尊懷也

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

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闕袞服在身殫蒸爲戲不肯踴陵風

淫于家

風淫猶凋淫也古文尚書曰爛淫于家許慎曰性門內風爛音相近一說牝牡相誘謂之風風淫周禮所謂鳥獸行也

臨湖侯注臨

湖屬廬江

通鑑作蕪湖侯素蕪湖屬
卅陽非侯國通鑑非也

注冷宏

袁宏紀
作岑宏

以陳留之郎

郎官
川訛當

依註

使六丁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
乃可成抱朴子曰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

占氣

占日月
星氣也

從官侍史

案袁宏紀從官下
侍史李阿也

收汗

顧炎武曰收汗猶云含垢袁紀作收恥通鑑作
受汗棟案收汗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

垢是爲社稷主與
國君舍垢同義

小妻三十七人

漢制諸王小夫人
不得過四十人

皆上還本署

初三省
日漢官

儀曰驕騎王家名宦騎與殿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
門倉頭奴婢屬丞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

不能即時自引

言不能引
分自裁

在彼小子注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

王禮乳母不得稱小子
暢自云從官侍史利臣

財物禁惑臣暢則
指下忌李阿明矣

汝南之新安

兩漢志汝南
無新安縣

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

東觀記
作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元

以清約率下

東觀記曰珂爲兗州所種小
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

使命不得通

永平中北虜屬西城諸
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

蓋閉

威恩竝行

當在班起
定西域時

五毒

胡三省曰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
也或云鞭毒及灼及微纏爲五毒

即時降服

華陽國志曰虜素憚禪更來盤結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矯詔赦之大小咸服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

之樂陳于門

河間獻王案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自作明有制也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

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棟案陳于右者孝經緯鉤命決曰四夷之樂皆于四門之外右辟右辟猶西偏也白虎通德論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

而禪廷訕朝政

應劭曰鄧太后時西夷棧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太夫陳禪在內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向書陳忠案漢書書通知世

宗時羣新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

單于隨使還郡

考異曰案北單于漢制所不能

有此事而禪以鄭聲斥之故忠以為廷訕朝政也

官至漢

中太守

華陽國志曰天子以羌長

曾孫寶

寶一作質字盛先與王

若盧

若盧試有請室若盧獄

軍鋒

史記南越傳曰天子曰韓干秋蓬無成功亦軍鋒之冠

於是歎息而還

皇甫謐

官主鞠將相大臣也

遷護羌校尉

西羌傳曰校尉侯

為羌所敗

西

日棠字季卿詔徵不至及卒為

扞城

左傳郤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

時當會

傳曰參兵至勇士

扞城

其民也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釋文曰干戶且反

段恭

華陽國志曰恭字

茂才孝廉

胡三省曰漢郡國茂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

節恭

華陽國志曰恭字

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馮翊縣吳孫泰山彥之章勃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重平虞叔雅學絕高前世遠遊于蜀恭以朋友禮待之

夫國以賢化

治當作君以忠安

王符潛夫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棟案此似有成語未詳所出

詔卽遣

小黃門視參疾

華陽國志曰帝悟卽召西曹掾問疾

祝良注良字邵平

長沙耆舊傳曰良字邵卿案水經注

亦作邵卿

章懷誤也良能得百姓心

長沙耆舊傳曰良爲洛陽令責成斂手桴鼓希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

紫雲沓起甘雨乃降民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民矣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雨下

促令自殺

袁紀曰永初五年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

開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解鞍謝罪龜以單于無足可效迫切令自殺也

坐徵下獄免

案南單于傳繼又欲徙單于近親于內郡而降者狐疑龜坐下

也郡內大悅

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拜爲度遼將軍

案龜延熹元年十二月

也三辰不軌

胡三省曰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

堦堦

胡三省曰堦堦堦昔反

或出中官

胡三省曰言牧守出于中官之

也取過目前

胡三省曰過度也

單於豺狼

胡三省曰單與彈同蓋也

匈奴烏桓護羌中郎

將校尉

胡三省曰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

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

省曰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皆有太守都尉

重足震慄

胡三省曰言重足而立也重直龍反

橋元

橋或作喬見陳球碑古文通

七世祖仁

前書曰仁字季卿

從同郡戴德學

朱彝尊曰按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敘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

祖

父基廣陵太守

蔡邕橋公碑曰祖侍中廣川相

元少爲縣功曹

續漢書曰元少治禮及嚴氏春秋

羊昌

碑曰手書抄廣川書政作字

四遷爲齊相

太尉橋公廟碑曰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考司隸校尉趙郁寧離司寇又以高第補侍御史拜涼州刺史遷齊相

坐事爲城旦刑

謝承書曰元遷齊國相有孝子爲父報仇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上獄或縣令路芝酷列苛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殺獄吏

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籍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太尉橋公廟碑曰臨淄令路芝賊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檢案合二書觀之元雖以芝教孝

子仍坐以城罪而刑之也

名聞西州

高士傳曰岐字子平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

家爲事教授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益固爭不能得

高士傳曰元怒

益搃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宜州里實無罪咎益敢以死爭之元乃止

拜將作大匠

橋公廟碑曰勃海王愷桓帝同產以

懷逆謀封瘞陶王以公長子禔帝拜鉅鹿太守懼長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諂章先入故轉拜讓那遂用免官棟案風俗通義元以是熹八年七月二日拜鉅

鹿太守木傳不載也

休兵養士

蔡邕集皮還將軍始受黃鉞銘曰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追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嗣子

百固逆謀竝發三垂騷然四府表公徵拜度遠將軍始受旄鉞鉞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馬疲羸饑饉且息州營積穀之役以輸因使朝廷許之

督諸將守

將請秋臨等

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

橋公廟碑曰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

藩國時都近舊恩歷

河中大守大中大夫

橋公廟碑曰公表升貪文復籍不顧天國損辱國家爲上招怨

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顯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

持杖劫執之

漢律所謂持質在盜篇

法禁

稍弛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以降政教變遷劫質不還王公而有司其能遵奉國憲

元以光和六年卒

橋公廟碑云七年五月甲寅以大中大夫薨于京師案橋公二碑皆云光和七年疑傳誤也

家無居業

張璠漢記作餘業

其在君乎

續漢書曰玄殿明有才略長于知人

元墓

樂史曰元墓在宋州宋城縣北十里墓前碑云漢故太尉橋元之碑

仲尼稱不如顏淵

論衡引論語曰吾與女俱不如也包咸注曰既然字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鄭元別傳又云吾與女

皆不

幽人 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仲翔注曰履自訟來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夫禮則幽是幽人爲幽繫之人明矣尉宗逸民傳論曰光武側席幽人蓋自

東晉以來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曰高士爲幽人矣

禪爲君隱

君謂巴郡刺史

列傳第四十二

崔駟 子瑗 孫實

棟案駟瑗諸傳大趣本崔氏家傳也

高祖父朝

世系曰崔氏仲卒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山通生寂寂生欽欽生朝

無妄之世

易有无妄大旱之卦故雜卦云无妄災也值无

妄主卦則為災與陽九百六同義

獨為君子

傳曰昔蓬伯玉取獨為君子蓋秦漢間有此語未詳所出張儉傳亦云

亦

號咷以詘咨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詘與嚙同漢時皆作詘下主有詘咨之憂仍作嚙當因偽孔氏尚書改從俗也應劭風俗通曰夫人君者闢門開聽

號咷博求得賢若賞聞善若驚然則號咷詘咨者亦求賢之意言莽思輔弼以偷存其國號咷博求詘咨羣僚三事甄豐舉余迫余于舉君之威遂屈節委身也注引王莽策孺子嬰執手流涕以釋號咷之義失之

艮維

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為四正艮與坤乾為四維淮南天文云東北為報德之維故曰艮維于乘在洛陽東北也

坤 廣韻曰坤 備物致用

易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註云坤屬實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

以坤之乾

可觀而有所合

說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虞翻註云臨反成觀二陽在二陰之致用上故可觀棟案臨觀消息之卦臨周二月卦觀周八月

卦故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亦謂乾

鈞深

易繫辭曰鈞深致遠虞翻註云初深故曰鈞深淵亦謂初

乾 天數九故曰九乾

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羅泌曰大庭氏之胥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都于

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廬昔者黃帝精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赫蘇氏是謂赫胥赫胥氏之治也薄民而重事出三入一倘悅如道註云傳信赫然之德為人胥附而號之

天

德 天德乾

疏軒冕

呂覽疏爵而貴之疏猶分也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

何休公羊註云德合元者稱皇德合

天者案六張及史記皆云非龍非影非虎非龍無非能講當因章懷遜稱帝注非熊非羆唐諱改虎爲熊故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人承其說不

及改總依方言作璣云南楚凡大而多謂正耳紛纒之總或謂之璣郭璞曰璣音奴動反六典陳而九刑厝左傳曰在

服皮曰正刑一議刑八議刑卽周禮八議獄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成王時所作見周書書要解復靜以理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

仕叫呼銜鬻說文曰銜行而因以干祿注華嶠書因字作回何焯曰

不同作因華顛二字見不宜與白衣會白衣猶白徒也義序後陳駱集載

陵曰駱幸得充下館序以永衆譽衆音終前後奏記數十駱集與憲牋曰主

陽太守校吏卒數十人皆督鷹牽狗陳于道側云欲上幕府駱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

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兕麋射且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

臨器械也故晉射叔射兕于徒林以爲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

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交也又與憲牋曰駱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

是以極其倦駱仲師有婚禮過文駱因之合三十一篇經籍志曰駱集

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駱子璣年九歲嘗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

入我閭里令見之問駱曰必兒所書召璣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鄧遵胡三省曰并奉弟聽祇

以功封武陽侯欲說令廢立胡三省曰說并辜元惡胡三省曰并辜

式荷反下同

上書

胡三省曰
弗讀如第

百姓歌之

崔鴻崔氏家傳曰瓊為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瓊為開
渠澮與造稻田獲滿之利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

會病卒

書斷曰子玉以順
帝漢安二年卒

七蘇

一作七
屬見文

之日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
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靈澗決渠作甘雨

心雕

凡五十七篇

經籍志曰梁有
崔瑗集五卷

其南陽文學官志稱于後世

劉勰曰
崔瑗文

學蔡邕奕奕致致美
于序而簡約平篇

名曰政論

經籍志曰
政論六卷

伊箕作訓注伊尹作伊訓

伊
訓

尚書遺篇也在孔氏十六篇中漢劉
歆鄭元皆嘗引之非今所有伊訓也

括囊守祿

荀子引易曰括囊元
咎元譽腐儒之謂也

補綻決壞

古
樂

府曰故衣誰當補新衣
誰當綻補綻漢時語

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

節禮

前書武帝元朔六年詔與此略同彼書以節禮為節用
當從之又以葉公為定公與鯨非子異或別有據也

周穆有闕甫侯正

刑

說見王符
晉夫論

今既不能純法八世

文選注引
作八代

故宜參以霸政

前書元
帝紀曰

帝見宣帝以刑名繩下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棟案嚴刑峻法事不可久孝宣不得不變為

元成者勢使然也黃霸孝宣棄壞
于元帝是也謂優于孝文猶謂未然

拊勒

公羊傳子反曰拊馬而
拊之字從木不從手

何豹

豹何
休父 為作

紡績織紙練縑之具以教之

實政論曰實儲時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地
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

建寧中病卒

世系曰實生皓皓生質質生讀

凡十五篇

經籍志曰梁崔實集三卷錄一卷

實從兄烈

擊

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駟之孫瑗之兄子世系曰駟子盤生烈

段穎樊陵張溫等

棟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陵崔列字威考也

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

案九州春秋烈時爲廷尉卿

烈于是聲譽

衰減

蓋思曰漢時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女子與小人一也棟案此語見高誘呂覽注

鈞世系曰鈞字州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鈞字元平案崔氏濬州平爲

均之弟世

列慙而止

九州春秋曰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于不義也烈曰爾以吾爲醫瘦耶

烈後拜太

尉擊處文章志曰烈自司

銀錯顏之推曰銀

爲亂兵所殺

梁祚魏因統曰州平兄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

董卓之亂烈爲卓兵所害元

遂爲儒家文林

案朱穆撰東觀記以崔家等入儒林傳

平常是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三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四十三

周燮 馮良

黃憲 徐穉 李曇

姜肱 申屠蟠

卷首附 閔仲叔 荀恁 魏桓

藏寶以迷國

石經論語避漢祖諱凡邦字皆作國如國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之類是也

投劾

高士傳劾作檄

仲叔怪

而問之

東觀記曰仲叔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勅市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

荀

恁

東觀記一作邪任云雁門人也袁宏紀作邪恁案前書有太原郭越郭相任姪越相後人師古曰郭音苟又音胡頑反今苟郭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也

辟而

應焉

東觀記曰辟任祭怕敬禮焉

故臣不敢不至

東觀記載任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釋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

折頰

吳氏補遺曰蔡澤頰頰師古曰頰曲頰也音欽仁傑案文選作頰頰草昭曰頰巨甚切案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曰巾作

頰 頰草昭曰頰巨甚切案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曰巾作

前記者謂

折頰

釋名形體篇曰頰頰也低折如鞍也

不讀非聖之書

揚雄自序語

不修賀問之

好袁宏紀曰所與交

馮良

直語曰良南陽冠軍人

綺季

蕭道曰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

夫修道者

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左傳曰相時而動易象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註引梅賾書東漢時無

此

良字君郎

袁宏紀良字君郎

厮役

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云斯賤

從杜撫學

直語曰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

道術占候華陽國志曰撫弟

子南陽馮良以道學徵聘

十許年

直語曰十五年

志行高整

袁宏紀曰良雖處幽閑必自整頓

年皆

七十餘終

直語曰良年六十七乃奔世東渡入山

世貧賤

魚豢與魯曰族出孤鄙

移日不能去

公羊傳曰二大夫相

與踞岡而聽移

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周嬰汝南先賢傳曰憲黃中道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讓時不抗行以矯俗

其門者莫敢踐其庭瞻其流者不敢測

戴良

周舉

良字叔鸞見逸民傳周子居汝南先賢傳曰

其深論者咸曰顏子復生平漢二代矣

先過袁閎劉放曰案袁

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閎字奉高閎字夏甫閎當作閎

案汝南先賢傳袁宏字奉高一作閎

沈濫

沈俗作沈訛

于頃

續漢書

憲初舉孝廉

杜元凱女誠曰憲與同郡周子居文伯堅郭伯向封武典盛孔叔同為太守李俱所舉受版未行俄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儀妻

子居側下帷見之屬以宜行子居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余有

居者莫歸居于是與伯堅節曰辭行封黃四人閉門居靡不服深遠去坻吝

鄧元引云莫不

穉不免之

通鑑作穉不之免胡三省曰不辭免也袁宏紀作不之起

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漢雜事曰陳蕃請程為功曹及師友祭酒時設東面之坐重席漆几以俟之

上疏薦穉等

通鑑考異曰袁宏紀延熹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案二年

廣已為太尉五年

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

邯鄲淳曹娥碑亦引此語兩句連文似有成語未知所出注引

蕃已為光祿勳

魏文帝海內士品曰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

乃選能

未當也

穉乃負糶徒步

蕭唐鏡具自隨每所在貨磨鏡取資然後得前

乃選能

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

風俗通曰時瓊孫子玟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

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袁宏紀曰林宗感悟曰

事此便去子玟大怪其故遺瓊門

生孝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會卒

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與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于墓誌

種松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邊立思賢亭松

碑亭今並在松大台抱亭世世脩治至今謂之謝

君亭樂史曰徐穉家在洪州南十里今號白社

宏紀曰子雲

為鄉里所稱法

袁宏紀曰鄉里有父母

彭城廣戚人

穎川陽翟人

仲海季江

此二弟字也謝承書亦失其名

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

城廣人案二漢志皆云

廣戚無廣戚所未詳也

徵肱為太守

高士傳曰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

徵肱為太守

遠浮

有道士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

姜伯淮碑云就家拜

健為太守高士傳同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遠浮

海濱

風俗通曰蓬萊桴浮于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爲非比

終于家

碑云二年四月辛巳

其刊石頌之

碑云從遊弟子陳爾

申屠蟠等乃建碑于墓

配欲論殺玉

杜預女記曰獄竟當行刑

配善其言

女記載蟠奏記于縣曰伏聞大女縵玉爲父報

讎已決不勝或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靈威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况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文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當發怒之心手刃刺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入無勇怯莫不强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函執弃指葬名已定皆心低氣沮悵恨長歎婦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其後嗣况事在清議不加八議哀矜之實誠爲朝廷痛之

乃爲讞

爲請讞于博

賈五經

高士傳曰治京小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賈五經

濟陰王子居

子居亦字也

注居蓬萊之

室

案謝承書曰蟠恥都無處士遂閉門避志慮蓬室依大桑樹以爲棟梁

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

蓋思曰處平壤異于巢棲茹薇者也游人間異于放聲流述者也吟典籍異于大笑

任歆者也與衣裳異于裸身被髮者也故云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元孫脩

八世祖喜

太尉楊震碑作喜喜讀爲喜也世系曰喜生敷敷生肩肩生敷敷生忠忠生譚譚生寶寶生震自喜至震凡八世

高祖時有

功封赤泉侯

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託之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侯之後居茂陵橫案太尉楊震碑云聖漢龍興與楊喜佐克項

子焯云云碑爲建寧以後震之孫沛相統之門人陳熾等所立當時必有所據班固撰漢書畢力于文蕭蕭曹一代宗臣至有不詳其字者各傳非不能詳世次有所不暇也何氏不加深考榮斥諸學

蔣詡

稽康高士傳曰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以爲妄斯亦過矣

楚國二翼不如杜陵蔣街

卒於家

世系曰寶字推淵二子震衡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太尉碑曰公明尚書歐陽河洛釋皮窮神

知變與聖同符

而震志愈篤

郡國志曰號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原初有獸人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四遷

曰大將

軍辟舉茂才除襄城令

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袁宏記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

後轉涿州太守

據太尉碑乃涿

郡也屬幽州

楊倫注倫字仲桓

案儒林傳倫字仲理東晉人倫理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

注絕少分甘

宋均注曰少則自絕甘則

分不知紀極

左傳富辰曰女德無極

朝無小明之悔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

夫悔仕于亂也

宋鄭氏葉氏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泰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源案伯起已用詩序乃知

宋人三邊震擾

初三省曰三邊東西北也袁紀作二邊

宰司辟召

抱朴子

威鋼棄世之徒

臧吏三世禁錮

故云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殺梁文也 魏梁叛作賊

去年十一月四日

考與曰案下文其日戊辰

十一月丙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

當安靜承陽

坤象曰安與吉傳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是安靜承陽之義也

賣弄威福

前書刑法志曰延平招權而為亂首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翹賣弄也

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鄭元何書注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威專刑

罰也作福專慶賞也

乾剛

雜卦傳曰乾剛坤柔 河閒男子趙騰

袁宏紀曰河內人惠學士曰案張皓傳清河趙騰誤

朝時政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此河閒趙騰名同而事亦同一在安帝之末一在順帝之初其時又相近也然彼得減罪一等此乃伏尸都市或記者誤耶抑一

時而有兩趙騰耶

大匠令史

胡三省曰案漢諸官府皆有令史

便時太學

杜佑曰便時取日時之便 柴門

其門也棟案淮南子道應訓曰柴箕子之門柴門猶杜門不通賓客也

夕陽亭

東觀記曰洛陽都亭袁宏紀曰洛陽沈亭通鑑作几陽亭

以中牢具

祀 胡三省曰中牢即少牢羊豕具也

震五子

大尉碑曰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葉次奉黃門侍郎洪适曰碑載震諸子官祿凡四人而傳云五

子讓也棟案世系曰太尉五子牧里乘讓奉

長子牧

世系曰牧字孟侯大尉碑曰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案統碑云統少有令問順帝以其忠臣之苗特召為郎歷

常山長史繼為府丞嗣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

牧孫奇

謝承書曰奇字公挺震之名交結英彥不與豪右相交通於河南綏氏界中立精舍門徒

常二百人棟案北堂書鈔謝承書云奇字公偉與御覽異

靈帝時為侍中

謝承書

奇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

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震少子奉世系曰奉字季叔城門校尉中書侍郎案中書當作黃門

註郡國志

桃林縣有務鄉

案郡國志宏農郡宏農縣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務鄉桃林非縣名註訛

常隱居教授

蔡邕楊公碑曰四方學者

自遠而至

拜侍御史

謝承書曰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由此顯京城咸有宰相之才

頻出爲豫荆徐兗四

州刺史

碑止三連豫州兖州刺史

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此即任城孝廉某處事謝承書序入廷熹

三年免官後

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

袁宏記曰梁不疑府

注左傳閔子馬之詞

俗本

審

必有變動

高誘曰聞雷聲頓顛自拍解謝咎也

靜室

袁宏紀作清室

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

袁宏紀七年黃瓊免秉乃爲太尉范書不載瓊爲太尉又在五年未詳孰是

枝葉賓客

胡三省曰枝葉謂中臣族親也

各實覈所部

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

胡三省曰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

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

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

袁宏紀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詔

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寵之舊皆封列侯

皋陶誠貞在於官人注尚書皋陶誠舜曰

在知人在官人也

蓋思曰案今尚書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或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與此異也

經典

漢制有故事乎

袁宏紀曰尚書詰據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

漢世故事二公

之職無所不統

蓋思曰秉對春秋趙鞅以下所謂經典也鄧通以下所謂漢制也棟案袁宏紀何敞謂宗由曰春秋稱三公爲宰者言無所不統也前書

翟方進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又百官公卿表曰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盡忠規諫

袁宏紀曰秉蓋

心正諫退而削草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璠漢記此下又云天下稱爲名公

八年薨

碑云

八年五月丙戌薨風俗通曰六月九日未明暴燒未明謂鷄鳴時也

賜字伯獻

太尉楊公碑及文烈楊公碑皆云字伯獻袁宏紀云字子獻

乃侍

講于華光殿中

袁宏紀曰賜與劉寬劉濟侍講于華德殿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

案張奐傳建寧

二年十一月蛇見于御坐軒前袁宏紀亦云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惟五行志云熹平元年甲午青蛇見御坐通鑑考異從袁紀

王者心有所惟

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

惠

士口周官眠說十日想以此

故春秋兩蛇鬪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案左傳乃子儀非昭公也賜據

洪範五行傳故與左傳異

康王一朝宴起闕睢見幾而作

袁宏紀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

璜宮門不擊柝闕睢之人見幾而作也

終濟亢旱之災

濟止

政事日墮注許規切

古墮字皆作墮

魏修孔子廟碑云百車
墮壞是也俗皆作廢

用板之恩

板謂板詔
即尺一也

謹自手書密上

袁宏紀曰謹自
手書皇親密上

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

謝承書曰嘉德
殿前有青赤氣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

以祥異禍福所在

蔡邕集曰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祭邑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

德殿番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坐漏下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
出就都坐東西十門劍龍麗訓北面賜南面曰禪華邑西而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

兩常侍又論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
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起就坐又人各一處給筆硯爲對

可謂孰矣

指雙侍也
公羊傳曰

季子氏之惡
已孰矣

樂松

松後爲奉車都
尉見劉陶傳

邳儉

三國志注曰
字孟黃安定人

變復

時

易家言災異者
有變復之說

規度

韋昭國語注
曰規猶有也

中常侍樂松

考異曰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
侍當依袁紀作侍中棟案陽前奏

曰樂松處常伯則松爲
侍中明矣傳自誤也

昔文王之囿百里民以爲小齊宣五里民以

爲大注此與孟子不同

王愨曰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
當時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

十里近于五十樂松舉其大要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
四十里是亦明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哉章不深考耳

下詔封賜

臨晉侯

袁宏紀曰帝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中肅恭懿親以尚書侍講
累評張角始謀禍弊未彰賜陳便宜欲殺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成君孔霸故太尉黃真侍諫先帝並宜茅土之封

石包識

石包室中之識也蘇竟與劉襲書曰孔丘祕經爲漢赤制元包嗣室文隱事明

蓋此類也

宣播播後爲廷尉李儻之亂爲所殺也

操託彪與術婚姻

胡三省曰據彪傳彪子脩袁術之甥彪蓋娶于袁氏

也棟案古文苑載曹公十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又楊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頓首是也

此國家之意

胡三省曰國家謂帝也

脚舉

胡三省曰驛閣緣反牽縮也

遂因事殺之

案操與楊太尉書以軍與法刑之也

凡十五篇

經籍志曰梁有楊修集二卷錄一卷

先遣吏示旨

續漢書曰令近臣宣旨

待以賓客之禮

續漢書曰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

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

列傳第四十五

千乘貞王伉

平春倬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壽

平原懷王勝

奉鴻祀

北宋本記作嗣案文當作祀

宋昌八世孫

東觀記宋揚傳曰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錄曰昌宋義孫也

以恭孝

稱于鄉閭

袁宏紀曰揚恬于榮勢不願仕宦專以事親色養

揚姑卽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

馮后母蘭夫人

大貴人生慶

續漢書曰小貴人

泚陽

北宋本

承祿觀

胡三省曰續漢志中藏府有承

祿

丙舍

葬于樊濯聚

袁宏紀曰并葬于濯龍中案延平元年袁紀廣

上書求葬于樊濯中云云則樊濯在濯龍宮之地也濯龍在北宮見續漢志

中傅注宦者也

北宋本云宦者名

甲子之異

夏四月甲子也

且復須畱注東觀記須畱作宿畱

北音讀宿爲須故宿畱一作須畱然宿畱之宿前聲皆讀爲秀

旣以薄祐

蔡世集曰邕以薄祐二親早喪

畱慶長子祐

依說文當作祐

與嫡母耿姬

耿賈女

小

娥善史書

王情敝人文字志

埤薄

埤與卑古字通見李翕碑師古曰埤謂下地也

欲乞骸骨于貴人冢

旁

樂史曰郡國記曰隋清陽城內有清河王慶陵在入之清河郡東南二十里故歷城是也

副護喪事

時車騎將軍鄧騭禮喪事故云副也

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

是時分置廣川王國也

尊陵曰甘陵

應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厓改

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

適細陽侯岑熙彭元孫也

別得爲舞陰長公

主適高密侯鄧奭元孫也

久長爲濮陽長公主

適好時侯耿良會孫也

直得爲平氏長

公主

適虎賁中郎將
來定欽兄孫也

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

東觀紀宋揚傳曰永寧元
年遣大鴻臚持節至襄所

追封當陽侯

揚四子皆為列侯

行先封盛鄉侯秦東觀紀宋揚傳
建光元年封俊為長垣侯餘無攷

正義蔣杲曰義
當作議

徙桂陽

天文志徙為犍為
都鄉侯堯國絕

明年乃改為甘陵

建和二
年改

經侯理

經縣屬
安平 戰

鄉侯

戰鄉疑作閭
鄉在剛縣

建安十一年國除

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王
于濟北王加冠給車黃門侍郎劉聰兼

侍中假詔輝加濟北王給之云云安得
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

開奉遵法度

今本落
開字

吏人敬之

續漢書
曰開忠

貞敬恭聰敏畏慎上
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沈景

謝承書曰景為河間相恒食乾
精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

中大夫趙王

蔣杲曰
王疑作

玉鄧后紀有宮人趙玉
中大夫疑作中大人

貶為都鄉侯

案水經注翼以永
初七年貶封也

蠡吾先侯曰孝崇

皇 沈約曰法所不赦者
如孝崇皇之類是也

陵曰博陵

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實帝
本初元年繼孝冲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

以為燕父此郡
漢末罷安平

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

隴糜侯耿援尚桓帝妹
長社公主當是翼之女

無 子長嗣 長帝紀
作長

子開嗣

開為孝王六世孫不應
與始封之祖同諱當攷

葬于京師

東觀記曰鄧太
后悲傷命史官

述其行迹為作
傳誅藏于王府

或秀或苗

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仲
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暉 子岱

拂 孫劭

陳球 李威

張皓

劉志

六世祖良

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不應

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為六世孫也諸謀之學滄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于是張魯子孫皆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王愨曰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全全生千秋千秋生萬萬生暉暉生皓皓生良良生不疑以數至皓恰九世吳國圖經亦曰良七世孫暉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自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暉避地渡江始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棟案如王愨之說皓本良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為六世耳暉為蜀郡太守子孫或居吳或居蜀

皓少游學京師

益無足異者何氏之駁未為得也文士傳曰世系曰暉字選公

皓少游學京師

漢書傳曰皓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

餘皆司寇

華陽國志曰騰等坐謗誦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

注號曰八俊

續漢書作八彥

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

通鑑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

文云是歲張嬰寇郡降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

以綱為廣陵太守

華陽國志曰綱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

薛戶祿素食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賊穢濁亂權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叔父賈秩免峻等又奏魯相冠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冀

恨之出為廣陵太守 **綱獨請單車之職** 續漢書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 **身絕**

血嗣注凡祭祀皆用牲故曰血嗣 案此則嗣當作祀 **喘息** 胡三省曰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

息喘者息之乃辭還營 續漢書曰綱謂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嬰曰苟疾音尺充反 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隴畝則抱戴設齒爵祿非所望也

嬰雖為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竊然開明乃辭還營 **任從所之** 續漢書曰綱悉解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辭散方垂還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職名汙明時也 **綱子續** 華陽國志曰綱子植郡中植弟續向書 **擢為司隸**

東百步漢之武陽也 **綱子續** 續漢書曰綱弟方字公始豫州牧子孫數至大官 **擢為司隸**

校尉 袁宏紀曰綱為司隸京邑蕭然有高名于天下 **聞字奉高** 汝南先賢傳曰聞慎陽人友黃叔度于童

尉掾太守賈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遂功 **乃上書極言其狀** 案續漢書曰綱以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為功曹 中常侍張昉等弄

圖權欲奉誅之時 **帝命亟自實** 王幼學曰自實自首其罪也 **輒引分決** 引分如楊震行事諫止之與此異也 薄昭殺

便者文帝欲 **卒于家** 張璠漢記曰初山陽太守薛勳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折令引分是也 天復何恨哉及讓妻卒璠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讓焉 **折**

枝 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暢字叔茂 司隸校尉魯峻碑作暢
遷尙書令 案黃琬傳暢嘗爲司

中 史中
懇懇 廣雅曰懇懇誠也曹憲音苦良切
孽孽 胡三省曰孽孽猶汲汲也
蓬伯玉恥獨爲君子 未見

遷司空 暢爲司空嘗舉九江太守魯峻見司隸校尉魯峻碑也
以水災策免 張璠漢記曰暢名在八俊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

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崇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晉述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禍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
注一文不失 一文俗作一字今從北宋本改
種髡 胡三省曰髡工老反
王誥 二

決錄曰誥字子嗣博學有才辨洛陽神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誰數稱二人于朱伯厚有宰相之器退語一人曰卿必爲公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誥之知人也

欲自用一名士 袁宏紀曰欲謂誥曰欲以五副之自舉一請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托子孫
送客于大陽郭

袁宏紀曰誥東出送
寢遇 胡三省曰寢者已却其奏寢而不行遇者其奏未達遇而不上
擢髡監太子 續漢書曰監護太子

各駐車大陽郭裏
高楚 胡三省曰楚房
從中 王幼學曰從中從宮中出迎
杜喬 一作高襄
手劔 胡三省曰胡二省曰手守又反
太子國

之儲副 前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宋均元命包注曰儲者副王言設以待之
何以知非姦邪 續漢書曰楚受勅迎太子不齋詔書

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而去喬至橫劔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或常侍來無尺一詔書安知非挾姦邪
愧髡

臨事不惑

胡三省曰愧已之不然而也

朱輔

西南夷傳作醜貳觀記有傳仍作輔也

永昌太守

杜喬傳曰永昌太守劉君世

聚

黨數百人

俗本百餘人今從北宋本

傳逮焉承

胡三省曰逮焉承傳詣京師也

致此不詳

胡三省曰詳審也言不能審知

賊勢盛長赴賊以致死傷也

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則萬姓寧

北宋本如是

累遷光

祿大夫

案劉翊傳拂書為潁川太守

何面目朝覲明主哉

張璠漢記載劭語曰我父蓋忠于朝為時所妒父以身殉為賊

所害君為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親明主三輔聞之為之感動

左中郎劉範

蔣果曰左中郎下脫將字

諫議大夫馬宇

卓

傳曰侍中馬宇

注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

紀注及董卓傳注皆云去長安五十里

下邳淮浦人也

陳球後碑曰周存六代媯滿繼虞建國于陳選完祖齊實為陳氏公叔父自營州來宅海淮世統典籍兼通勤海振姿禡即徵聘蒼

宰司荷顯貢者繼世而傳焉

稍遷繁陽令

陳球後碑曰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恒陵園令換中東城門遷繁陽令

復辟公府

太尉

陳球碑曰遷繁陽令喪母去官服除辟司徒府後碑曰遭繼母憂

州兵朱蓋

零陵

宋白續通典曰零陵郡古治在今全

州清湖縣南七十入里古城存焉

受任一邦

球漢人不應斥高祖碑張璠漢記那作郡

所省巨萬以上

謝承書曰球躬

親作事為士卒先百工舉力

復拜廷尉

謝承書曰橋元表球明法律徵拜廷尉正球後碑曰為南陽太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授廷尉

衣車

釋名曰衣車前戶所
以取衣服之車也

擣椒自隨

胡三省曰本草云椒大熱毒齊明帝所殺高武諸孫教
大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棟宋魏氏春秋載鍾

繇引鴛弗獲
餐椒致噤也

與賊併尸

魏文帝列異傳曰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穿
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鬪爭相殺

會者皆爲之愧

袁宏紀曰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的閉母后敗茅魚
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暴尚納忠直之

語不失母子之恩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
闕自問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觀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
陳球乃下議咸字元貞蔡邕太尉李公碑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
人案靈紀及胡廣傳注皆云字元卓也累經州郡公

與傳異也碑曰咸歷官衛國公相高
密令徐州刺史漁陽太守

六年遷球司空

案陳球碑云乃遷衛尉遂作司
空本紀亦云由衛尉遷司空也

注桓

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

胡三省曰余據此時帝母孝仁
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樂后也

子瑀英雄紀曰
瑀字公瑋

龔糾便佞以直爲青

謝承書叙曰王龔
幹事遂陟鼎司

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

成瑨世

樂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少有志節

謝承書曰豫章宗度拜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就與高陵伯夷感德詣縣縣署功曹度字叔平

政甚有聲

先賢行狀曰安

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

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

何焯曰案此皆採穎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

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譖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在是年攷和熹既立安帝久不

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制終身祓過于持權若永初二

目中生蛆

說文曰蛆蠅乳肉中也胡三省

年帝尙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據輒進諫哉

曰蛆子余反凡蠅所集

酒家保

司馬貞曰藥布傳曰賈庸于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使也鶴冠子曰伊尹酒保

共遺子之處生為蛆

以宦者給事掖庭

周禮曰宦者使守門鄭元曰以其人道絕也今世亦然

天下同義

胡三省曰天下之士以根直諫同義之也

虛言主者壞人家墓

魚豢與畧載太后詔

後陽氣通暢自下

自下今本作自上屬下讀今從北宋本

禁鋼還家

續漢志曰建康元年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帝作殿制度者

曰巴小子弄口鳴舌云云

穎川穎陰人

魚豢與畧曰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會祖自齊來也

月丙午地震于是太

後乃出巴免為庶人

臣聞人非

天地無以為生

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

母惟人萬物之靈

注引書乃梅氏後出太誓也

中天稱號

法言曰漢興二

百一十載而中

天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陶在震食胡三省曰震食謂地震日食也豐室豐室即豐屋也說文

作豐謂富厚之家與民行止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與民同意也虎旅有鳧藻之士鄭氏

大誓曰惟丙午王遷師前師乃鼓鼓驟師乃拍前歌後舞魏大饗碑曰士有拊譟之歡民懷惠康之德拊譟與鼓驟同漢人讀為鳧噪言如鳧之噪呼是以王逸注楚詞曰武王三

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呼是也杜蕭牆鄭元論語注曰蕭牆之言蕭也牆猶屏

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之蕭牆民殷財阜胡三省曰揚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鳥鈔鳥當作鳥周禮射鳥氏以弓矢

歐鳥鳶鄭元曰鳥鳶喜鈔盜故卒有胡三省曰卒讀曰猝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胡三省曰

云鳥鈔鈔初教反又初交反言雖錢大方尺不過晏風俗通曰過國及諸侯後因為氏漢有宛州刺史過桐及古文張懷瓘曰陶以杜北山本為正案杜北山本即

能救天下之亂也過晏俗本作三百餘事今從北宋本改正是正文字七百餘事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文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從而正也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

送流民案楊賜傳賜為司徒特陶為棟建此議也陶既清貧魚豢典略曰陶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今

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胡三省曰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棟案豕性轉突難制以喻寇盜也前書

食貨志曰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豬

臣前驛馬上便宜

漢時上言變事及驚事告急者皆乘

突稀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

遂閉氣而死

釋名曰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袁宏紀

言變事求假軹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是也

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

日不食 匡老子反韓非復子孟軻

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于孟子也 耽與

議郎曹操上言

通鑑考異曰案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稱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言與耽同上言也

注弟秉爲濟陽侯

濟陽當 當有黃精代見 春秋緯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 詔

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

都護爲作都候左右都候主劔戟士徵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 洛陽

市 通鑑考異曰洛陽市長 沐茂

胡三省曰沐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龍 上官資 孫愐曰楚莊王少子爲上官大

夫以上 官爲氏 管霸奏雲等事

袁宏紀曰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 霸詭言 胡三省曰

霸詭奏若爲雲等言而獄詞則致 顧使小黃門可其奏

百官志曰舊光祿勳有百官秩以二千石上殿

中主受尚書奏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

賈琮 水經注 刻石表之 水經注曰今石柱尙存俗猶謂之委氏石

門受事案袁去紀乃小黃門吳侏也

柱舉賢良方正 廣陵列士傳曰瑜舉方正對 被蒙復除 前書王子侯表曰詔復家師古曰復

家錫賦役也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皆舍先鄉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屬內侯皆復也 辛楚 李善曰楚猶痛也 闕之

盛衰者也 何焯曰闕下有脫文 注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

女 案公羊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之未知章懷何據以爲公羊傳也 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 北

辰之尊 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九辰之神也 私幸宦者之舍 俗本作宦官 正營 本或作征 霍譚 都亭侯

張敬 山陽西鄉侯案敬先爲符節令見來歷傳 歐陽參 脩武仁亭侯 李偉 宜陽金門侯 虞放 宛句呂都亭侯 周永

下邳高遷鄉侯黃瓊疏曰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今職見冀將殺乃賜殿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 公孫度 度字升濟遼東襄平

人見時青蛇見前殿 建寧二年四月壬辰事一云熹平元年四月甲午 大風拔木 五行志曰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

大風雨雹拔郊道樹 熒惑守亢 熹平九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 國命所繼 繼即繫也李固傳羣下繼望亦讀爲

繫古文繼繫通用易繫用微繫繫亦作繼詳棟所撰九經會叢 司空劉寵斷斷首善 袁宏紀曰寵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戶靜居不

接賓客教諸子孫而已 初平一年 一年當作二年否則稱元年矣 子奇有識 古知識字讀爲志

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

傳燮

范津

蓋勳

臧洪

乃說李脩

案袁宏紀胡說太尉張禹與傳異也

單外

前書何並傳曰冢洵單外胡三省曰單外言無蔽障

疽食浸淫而

無限極

言如疽之食肉浸淫府潰而無止極也

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

也

王伯厚曰樊準傳永初初上疏五府謂省中都官吏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五府辟張楷辟黃瓊所注皆然或缺其一則謂之四府順帝紀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四府掾屬越典傳建初初典以四府表薦拜讓即注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以史考之永初永和皆缺太傅故稱四府注準典傳皆是此注則失矣當

云太傅三公大將軍謂之五府見樊準傳今謂四府是時缺太傅也

皆從詡議

王符潛夫論曰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

遂優而論者多恨不從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為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則亡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出農為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豔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取乎其說與虞廷安傳南容之議合

得朝歌何衰

袁宏紀

作縫其裾為識

今本作

遷武都太守

考異曰下云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元

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案西羌傳元初二年龐參抵罪後任尙屯三輔時詡猶為懷令說尙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尙又云上問何從發此尙表云受于懷令虞詡由是知名

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元初二年遷太守也

攻圍赤亭注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

東南

胡三省曰案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

發無不

中

續漢書曰三發而三中虜衆亂

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胡三省曰謂知賊遇水必踰淺而渡因于其處設伏以待之

招

還流亡

袁宏紀曰招還流民三千餘戶

下辯

劉昫曰漢下辯道屬武都魏于此置廣業郡領白石縣又改白水爲同谷辯音步苞反棟案漢李翁碑題名辯

當作

注始到穀石千

案續漢書三始到郡穀石千五百脫五百字續漢書引見御覽八百六十五卷

孟生

許冲上說文曰慎前以詔書校

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疑卽是也

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

胡三省曰

三公欲致詭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當遽法拘繫無辜

乃爲免司空陶敦

考與曰案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

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而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

自引

胡三省曰自引謂引分自裁也

東箱

顏師古曰正殿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形也

恭有俊才

恭漢安二年爲太史令見律歷志

傳燮

此傳全採燮孫傳元所撰傳子也

少師事太尉劉寬

案今劉寬碑陰有傳南容名字

此皆覺發蕭牆

劉陶疏曰角等窈入京師規視朝政故謂覺發蕭牆也

楊贊

王允傳有讓羌校尉楊瓊

後爲

注幹集曰幹字彥林

林一作材見三國志注

位至扶風太守

裴松之曰終于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

注阿陽縣屬天水郡

後漢改天水爲漢陽

邊章等進圍昌于冀

冀刺史治也

宋臬

注續漢書臧字作泉也

臧不孝鳥不當以此命名此必為字之訛續漢書作淵音相近也

夏育

育事見鮮卑傳

狐

梁 晉書載記曰狐梁在天水冀縣袁宏紀作狐磐

先出家糧以率眾

袁宏紀曰諸富室或匿不肯出毅勳曰我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

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冀倉者二千餘斛

徵拜討虜校尉

袁宏紀曰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于是徵為武都太守詔大將軍

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為勳祖道京師

三怨成府

魯諸子叔聲伯曰苦成氏有三匹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

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

注扶風孫瑞

孫瑞上脫士字

桂陽魏傑

獻帝紀有步兵校尉

魏樂疑

在朝臣右

袁宏紀曰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

昔武丁之明猶求箴

諫

此事見楚語梅氏說命出自東晉蓋元固安得見之

臧洪

洪傳全用王仲宣英雄記也

字子源

唐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歷叙臧氏作子原案

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見劉炎武金石文字記

注南至句餘

何焯曰餘當作無

立其父生為越王

吳志作許

昌云自稱

注河南趙建章

依左雄傳衍章字

魁梧注梧音吾

前書張良傳贊曰問張良之知勇以

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警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陷冰丸

前書郊祀志曰堅冰淖弱晉灼

日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經籍志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

紹興兵圍之

水經注曰今東武陽城四州紹興郭尚存水匝墜遊

于城東北

注郭公則

郭圓字公則

高元才

高幹字元才

劉子璜

裴松之曰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

牙將軍劉劭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金莊害于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諸軍無事

何焯曰軍當從三國志作君

金方

金方謂涼州涼

故涼州有金城郡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